

朝野會通
四

仁宗紀
明宗紀
宣祖紀

廿六

伊
2259
4





朝野會通卷之十二

仁宗紀

仁宗榮靖

章獻文懿武

大王諱

中宗第一子

德乙亥二月二十五日誕降于景福宮在位一年乙巳七

月朔日薨葬孝陵高陽三十里

妃

孝順

仁聖王后朴氏羅州

錦城府院君壻女丁丑十一月二

十九日薨葬孝陵

甲辰十一月乙卯即位○御製殯殿祭文天地覆載品物以

生父母顧復子友以成一髮一膚皆有所受凡有血氣其孰

無是矧是昏塞倍荷天賜自孩至長養專且久生未決旬奄

違慈侍伶仃無護殆不可遂雨露曲霑獲保殘軀叨侍青宮

恩眷卓殊進趨龍庭每承玉音揆分難堪倍彈葵忱方期崗



朝野會通卷之十二

仁宗紀

仁宗榮靖章獻文懿武大王

高宗第一子章敬王后以正

德乙亥二月二十五日誕降于景福宮在位一年乙巳七

月朔日薨葬孝陵高陽三十里

妃孝順仁聖王后朴氏羅州錦城府院君壻女丁丑十一月二

十九日薨葬孝陵

甲辰十一月乙卯即位○御製殯殿祭文天地覆載品物以

生父母顧復子友以成一髮一膚皆有所受凡有血氣其孰

無是矧是昏塞倍荷天賜自孩至長養專且久生未決旬奄

違慈侍伶仃無護殆不可遂雨露曲霑獲保殘軀叨侍青宮

恩眷卓殊進趨龍庭每承玉音揆分難堪倍彈葵忱方期崗



陵永享無疆何料一夕遽罹大殃未半舜齡天何茫茫罔極
之痛摧曾薰腸日月荏苒回山已卜只憑几遙亦將難覲天
長地久悲慕則深幽明雖隔必通此心聊薦菲薄庶垂俯歆
王幼時中廟後宮敬殯朴氏挾妖術謀危東宮事覺竄逃其
子媚及二女亦得罪王及長始知之手疏訟寃曰伏以天顯
之親一氣之分喘息呼吸相為流通友愛之情自不容已雖
或有非常之變出於慮外而古之人猶有以恩掩之者往者
媚之事臣年幼不能詳知其首末然其禍之慘所不忍言妖
孽之作雖有朴氏媚也焉得而知之竄在遐裔亦云過矣厥
後又興大獄母子相踵而死洪礪亦墮杖下變故之極古所
罕聞其於兄弟之間為如何耶死者既已矣媚之一女棄在
民間與庶人無異彼提之女亦何罪也此又痛心者也二妹

年幼不與其事明矣而屬籍亦絕思念至此不覺涕零由臣
一身而兄弟之變至於如此此臣平日恒懷痛悼者也孟子
有言曰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乎今日侍居東宮恩寵極矣
而使二妹一姪尚班下賤反躬思之顏厚有忸怩仁人之於
弟也不蔽怒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如臣者有何怨怒於
兄弟而不得親愛乎至於籩豆之饋飲食之飲亦不得和樂
且湛焉則惻愷之念益切于中前此微達此意未蒙允俞更
瀝微懇以瀆宸聰伏願垂憐於是中廟感念復其爵位立其
後外人初不知有疏久而後出臣民見者無不流涕焉○中
廟寢疾王露立禱天自昏達曙及薨全廢漿飲六日哭不絕
聲五月惟歡饋粥不進益醬既葬常侍喪次所侍惟小宦數
人而已國家機務一委大臣非闕喪事不許啓稟

巳元年

嘉靖二十四年

正月領議政尹殷輔卒以柳灌為右議政上手

書諭大臣曰輔相之職百責所萃相得其人則治否則亂亡隨之是以古之明君皆重相臣之選必廣擇鴻儒碩德之人而任之至有拔於板築之中者今兩相次陞當卜其代惟我先王培養人才可謂盛矣擢而授之必有其人當慎擇有德之人以宅其位蓋上意在於李彥迪而尹仁鏡屢次補托以柳灌李芑卜八芑點下而兩司請改正乃以灌點下李彥迪擢拜贊成宋麟壽為大司憲○以尹元衡陞拜工曹叅判蓋以慰慈殿心也麟壽等論劾逾月竟奪新資有長慮者或憂其已甚元衡得志麟壽被害○閏正月兩司劾左議政洪彥弼彥弼被害必避又不喜儒者疾先祖如讎諉以避嫌內外從間必沮其伸雪之路逢迎大妃以為大君疾疫可廢大行祭奠又勸妖尼

出八殯殿於是兩司論劾手書荅曰不改父之臣古有其語先王薨逝終經一朔遠大臣職則恐有乖於不忍死親之義而大失待耆舊之道也○卒哭後燕服用白笠尹仁鏡等請依成宗朝貞熹王后喪制用黑笠三司啓祖宗朝皆用白笠而成廟遽變舊制請依五禮儀用白笠從之○命退盡大行王粹容開局明政殿西廊以成世昌掌其事○三月太學生朴謹等三疏訟趙光祖金淨奇遵之究手書荅曰汝等居首善之地好古而論時辭懇義直所學之正何以加此先朝教育之澤亦可想矣然言之不從有意存焉且太學雖曰公論所在是非之定自有朝議汝等言是非則得矣期於正是非則非諸生事也姑退而更思之○命刑曹審理拷掠俾無冤枉仍歎曰安得使寡人之世無一民作奸犯科者乎○刑曹訟

者上言駕前訢寃命八作文判書尹任啓以自古未有八作文之時上曰人君欲親見作文以辨其寃而訟官有違命不八之時乎命以三懸鈴取來任言元作文者在縵羅道某邑故也縵到京上疾篤未及御覽惜哉○帝遣行人張成憲賜謚若祭賻遠接使申光漢○命先朝妣慎氏所居稱廢妃宮凡事一依慈壽宮例○特命遷給金湜沒官財產○命大臣薦拔遺逸教曰賢人君子懷才抱道者雖重其出處亦惟在人君所求之誠不誠如何耳求而得之若果賢矣擢置宰相夫何難哉不然而或以舊例為拘則求賢之路未廣古所謂野無遺賢之盛今不可復見耶○大司憲宋麟壽等上疏請復薦舉科及趙先祖等復官荅曰復官復科豈不知為公論而我父王稱其無罪終不施以是不能遽從也蓋中宗違祿之時上累請疏釋而未承

俞音故難慎如此盖有待也○上移御景福宮為迎詔使也至宮見中廟平日所御曰此先王之所嘗坐卧也此先王之所嘗憑倚也仍嗚咽不自勝左右莫敢仰視○以金獬厚為修撰以親病辭歸字厚之號河西生而形容端正氣宇宏深襁褓時僮僕背負而行行止必有常不由不欲往之地牛馬當前未嘗側避必使逐去然後行雖在急遽必須納履而出五歲父授千字即瞠視不荅父恚曰生子如此必是啞也俄見其以唾津指畫牕壁間歷歷皆千字字也自後愛書丹手不釋目不離亦未嘗舉聲而讀未嘗輕易蒞口曰言語不可不重也嘗手持生葱自外皮次茅劈破至其心而後已父呵之對曰欲見其所以生之處是歲聯句曰宇宙洪荒大人居六歲客指天呼韻呼曰形圓至大又窮玄浩浩空空繞地邊覆疇中

間容萬物祀人何事恐顛連八歲道伯趙元紀召置滕上占
聯曰信宿完山飽梨園之風景應聲曰滯留豐沛饜梅亭之
月色又曰兒郎詩筆杜白王羲輩對曰先生處事召吉延壽
羣又有五百年之期已過天必待聖人之興數千載之河方
清地應生命世之傑道伯以長城奇童天下文章為題試一
道及長為學務窮聖賢之學又未嘗拘異於人八春坊上與
語大悅恩遇日隆或親至直廬從容問難上素多藝不欲表
見於人而於獐厚賜墨竹畫以示意乞養補玉果縣順民而
治中廟喪以製述官赴京朝議咸欲留之辭以親病亟遷仁
廟又賓天以身在外縣未由報效發心恙幾危而艱保自是
未嘗一赴召命閉門不見天日每忌辰八山痛哭人莫能測
之庚申正月覺氣候異常謂家人曰來日上元備牲酒可令

子女奠于廟乃夙興整襟危坐以俟行祀之頃因謝言語又
明日奄然而逝年五十一謚文靖充菴謂豈以當日醫方或
有未善耶然則丁煢之自請察視湯劑者亦豈深意耶尚有
詩曰君年方向立我年欲三紀新歡未詎失一別如弦矢我
心不可轉世事東流水盛年失偕老目昏衰髮齒泯泯幾春
秋至今猶未死栢舟在中河南山薇作止却羨周王妣生離
歌卷耳每見前代奸凶弄權忠良受害扼腕痛切不啻身親
歷之門弟子有讀離騷宋史者至岳飛傳痛泣下筆曰楚騷
前歲喟憑心宋史今朝淚滿襟異代興亡耶係我自然相感
謾悲吟筆法端正嚴密真草各臻其妙天文地理醫藥卜筮
陰陽籌數律呂尺度禮樂名物爵祿等級郡國沿革古今歷
代宮室衣服之制無不通曉嘗恨射者君子之爭也琴者禁

人於邪也心所願學而少時壓於尊長未能也嘗得句曰映
山紅映斜陽裡久未覺對李佐即後白乃曰生地黃生細雨
中李退溪曰河西遊於域中而放懷物表其初八處多在老
莊故中年頗為詩酒所壞為可惜而聞其晚年留意此學近
方得見其論學文字其見識儘精密想其間中所得如此甚
可嘉尚遽為古人聞來悲痛○以李滉為應教○上不豫上
自侍疾晝夜不脫衣帶一飲一食視中廟所進及宅恤柴毀
骨立杖而後起十九日三更召大臣八卧內御白袍笠扶杖
而起憑枕而語王音不能成尹仁鏡等請進藥上曰予疾藥
何能為會雷震慶會樓柱左右奉慰上曰心安已久何驚之
有仍命問安于慈殿儒醫鄭礪八診宮人欲引出王手上不
肯出尹任在傍揣上意揮宮人遠之然後始許診諸臣以此

益知上所養之正大也七月朔上昇遐于景福宮之清讌樓
在位纔八朔春秋三十一前一日下教大臣曰予疾不可為
其傳位于慶原大君諱氣稍蘊索紙筆欲書手顫不能成字
歎曰我平生所懷欲使群臣知之非文字則何以盡傳乎今
乃如此痛如之何又曰趙光祖事予未嘗忘于心事在先朝
未敢輕改今予疾如此其復光祖官秩又命復金淨竒遵官
賢良科亦遷給紅牌職牒大聖人處分千載之下亦可嗚咽
賦臣輩指為尹任等欲收拾人心
之詐欺天同人孰甚於此乎臨薨傳教曰父王薨逝未久予又至此未克
終孝予心罔極予死必葬于父母塋域之側且纔經大喪民
力易竭喪葬務從朴素以除民弊召經筵官諭以與卿等不
得并相見之意皆伏地掩泣而退氣垂盡諄諄語皆為民除
弊之意王音已洪左右不能記自上疾革都人相聚終夜不

寐有自闕來輒問上候何如自闕下達巷谷皆攢手祝天昇
遐之日遠近累糧來哭者不絕于道深山窮谷愚夫愚婦莫
不奔走號慟如喪私親化未一期而德之八人如此其深者
求之古昔實所罕聞哭聲相傳一日之內達于義州李珣曰仁廟養德春宮
休聞夙播億兆仰戴之望之如雲一朝即隕四方響應啜粥
而墨不出號令而躬行之化已被於邦域矣群賢仰恃聖明
皆以為三代之治不久可復豈意昊天不吊棄我元后奸凶
乘勢斬刈良善設反逆之名以為陷阱士類之稍有知識者
無能得脫乙巳之禍足以亡國而寶曆綿遠者良由祖宗積
德之餘慶也志士之歎於斯極矣王在東宮二十五年孜孜
問學踐履篤實每日昧爽問寢視膳退御三時書筵朝以經
畫夕以史至夜深披覽近思錄自警篇大學衍義等書翌日

鷄鳴又讀書筵所講書終日端坐未嘗疲倚雖尋常翰墨亦
未嘗示人手札賜宮僚董曰不輟董食所以去穢惡通神明
也諸君動慕夫子雖飲食之末必有所取法焉故以是送之
宮僚相傳為寶玩乙巳群凶以為未逾年之君襄事草草宣
廟朝盧守慎承命改修俗傳石工治石一琢一盧守慎差祭
孝陵詩廟號全心德陵名百行源衣裳圖不見杜稷欲無言
天靳逾年壽人含萬古寃春防舊僚屬惟有右司存可謂一
字一涔林亨秀挽詞曰天欲斯文喪臣胡際此辰忍將今日
淚重濕去年中報效平生志攀號未死身喬山功未就南海
倍傷神以山陵即廳未訖役出收濟州

朝野會通卷之十二

朝野會通卷之十三

明宗紀

明宗恭憲

獻懿昭文光甫敬孝

大王諱

字

中宗第二子文定以

嘉靖甲午五月二十五日誕降初封慶原大君在位二十

二年丁卯六月二十八日薨男一葬康陵楊州三十里文定下當有王后二

字

妃

宣烈懿聖

仁順王后沈氏

青松

青松府院君鋼女乙亥正月二日

薨葬康陵

乙巳七月丙寅即位于勤政門大王大妃垂簾權同聽政上
時年十二尹仁鏡曰何殿當聽政乎李彥迪曰宋哲宗時太
皇太后同聽政自有古禮安有嫂叔同御殿聽政之理乎由
是朝廷無他議遂定垂簾儀上亦坐簾內大憲洪暹爭之曰

朝野會通卷之十二

朝野會通卷之十三

明宗紀

明宗恭憲

獻懿昭文光甫敬孝

大王謹

中宗第二子文定以

嘉靖甲午五月二十五日誕降初封慶原大君在位二十

二年丁卯六月二十八日薨男一葬康陵楊州三十里文定下當有王后二

字

妃

宣烈懿聖

仁順王后沈氏

青松

青松府院君鋼女乙亥正月二日

薨葬康陵

乙巳七月丙寅即位于勤政門大王大妃垂簾權同聽政上時年十二尹仁鏡曰何殿當聽政乎李彥迪曰宋哲宗時太皇太后同聽政自有古禮安有嫂叔同御殿聽政之理乎由是朝廷無他議遂定垂簾儀上亦坐簾內大憲洪暹爭之曰

朝野會通卷之十二

朝野會通卷之十三

明宗紀

明宗恭憲

獻懿昭文
光甫敬孝

大王諱

對陽中宗第二子文定以

嘉靖甲午五月二十五日誕降初封慶原大君在位二十

二年丁卯六月二十八日薨男一葬康陵楊州三十里文

字

妃

宣烈
懿聖

仁順王后沈氏

青松

青松府院君鋼女乙亥正月二日

薨葬康陵

乙巳七月丙寅即位于勤政門大王大妃垂簾權同聽政上
時年十二尹仁鏡曰何殿當聽政乎李彥迪曰宋哲宗時太
皇太后同聽政自有古禮安有嫂叔同御殿聽政之理乎由
是朝廷無他議遂定垂簾儀上亦坐簾內大憲洪暹爭之曰

人君南面而聽治當與萬物匹照殿下宜出坐簾外以臨群
臣上從之○軍器僉正尹元老有罪竄政府啓元老憑依肺
腑日以造言為事離間天親大行王孝友出於天性兄弟之
好無纖毫間然而此人謂東宮將加害於大君以此恐動宮
闈交構兩間以先王聖聰亦不能無惑日夜以未得保幼子
憂成心熱終至大故大行王亦以不能順於親友於弟常懷
憂懼仍遭大故重成羸毀又至大故輿情憤痛欲食其肉此
宗社之大賊國家之禍胎此人雖慈殿至親實慈殿之誓也
請令遠竄於是舉朝咸請大妃不得已命自願付處南陽自
中廟末年有大尹小尹之說尹任托以保護東宮固結金安
老為腹心安老敗元老兄弟因宣言任謀危中壺以及大君
文定疑懼中廟亦憂之未幾昇遐仁廟即位奉事慈殿極其

誠孝慈殿猶疑惡任不置令仁廟不自安而至謂寡女弱子
終難保全仁廟俯伏露地慰釋懇至然後稍安然仁廟由是
憂慮成疾薨於是人皆切齒請罪元老會議賓廳皆欲殺元
老先行後聞令百官次次詣政府前言其可否右尹李浚慶
就前曰大妃在上豈可不稟而擅殺其同氣乎柳灌愕然曰
此忝政他日之憂也出戶時宋隣壽怒形於色曰原吉此議
吾所不取浚慶未久出為平安監司禍後元衡德之引浚慶
置之正卿史臣曰柳灌忠有餘而智不足不知并出大小尹
以紓國難而獨及於治元老其跡似助大尹而攻小尹文定
怒而元衡得以藉口禍延數十年而未艾○十月摠護使李
芑進定大行王叢引七月至十月終四朔芑嘗言大行王未逾年之君
不可用大王之禮欲以貶薄大行為取媚容悅之地及叢引

之日老民十餘人痛哭拜送於街路時芑氣焰方熾人莫敢
出聲以哭故史臣見老民之哭悲而記之上始御經筵廟議
以冬寒不便安陵以十月進定葬期無一人敢言者兵曹正
郎丁熿抗疏曰送終大事故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制一定而
不可易橫宮未乾無故渴奠大失禮經之義方諒闇之時不
當御經筵云云檢閱尹潔疏曰大行之臣惟丁熿一人太學
生辛百齡等亦上疏爭之皆不從○八月鄭順朋尹元衡等
請對忠順堂殺尹任柳灌柳仁淑仁宗初政朝野翕然望治
而柳灌為一時領袖擢拜相感仁廟知遇盡心國事持論頗
正仁淑為人劉直為吏判援引名流群小之為清類所棄者
靡然附元衡初李芑為兵判灌沮之林百齡與尹任有妓妾
相爭事鄭順朋素忿嫉士類思一逞快許磁柔愿嗜進為其

所脅持元衡與此四人合謀使其妖妾八內驚惑兩宮又自
做諺簡若任上恭懿殿者然故墜闕庭以動文定宣言仁宗
大漸日任欲援立桂林君璠而灌仁淑助之大妃愈疑惑下
此詭書書略曰近日國事漸至殊常不知死所日夜涕泣判
書仁淑亦悶其如此欲移大位於公子鳳城處丞相灌處已通之
昨日下午教之事勢難為之前日啓達之事請速為之云云而
進士安世遇世遇與尹任為再從親年十四被駙馬逆而意
附元衡以圖官達乃教誘毛鱗使
為證左獄成受賞職亦不顯而死投納尹任婢毛鱗云是常
出八內間傳通諺書者請鞠之乃捕任之妾與奴婢及女壻
前注書李德應等鞠問百齡誘脅德應約以兌死德應被拿
初使其兄
文應問計於百齡百齡誑之曰若指尹任等為逆則非徒兌
禍亦且策勳就鞠日承旨宋世珩泣誘曰汝若盡告尹任兌
謀則可生矣德應信之巧飾誣供承服取招也無
一言著署蓋其意猶有生道決案時始大驚云 德應胡言

亂辭莫見端緒而群奸招撫其稍涉不道者定為反逆之案
八日文定下密旨于元衡乃罪任灌元衡召見大憲閱齊仁
大諫金光準授以內旨期為一會二十一日兩司齊會中學
兩長官發論曰慈殿欲罪二三大臣密旨內降且有匿名書
流言煽動宮壺訥懼若不先發從輕善處則恐事出他道貽
禍國家雖知彼此之曖昧勢不容但已座中皆曰當主少國
疑之時奸細之徒搆禍士林吾輩為所使而先發正墮其計
矣決不可從持平金礎曰已卯之禍言之酸鼻今之君子又
墮袁貞所為乎掌令鄭希登曰論劾朝廷大事豈可以密旨
為也拂衣而起執義宋希奎曰吾則雖寸剝吾骨而碎之決
不可從司諫朴光祐獻納白正言金鸞祥柳希春聲色
俱厲掌令李彥忱持平閔起文仰天太息齊仁誘賫終日竟

皆不從齊仁光準詰闕避嫌邪黨大駭元衡乃與順朋知苞
判兵百齡判戶磁判工夜會光化門外翌朝詣政院啓曰國有大事
請面對兩殿同御忠順堂領樞洪彥弼領相尹仁鏡贊成李
彥迪權撥叅贊丁玉亨申光漢禮判尹漑判尹尹思翼都承
旨宋隣壽史官趙璠注書安齡及齊仁光準八侍順朋苞進
曰尹任素蓄異志柳灌柳仁淑亦有形跡齊仁光準欲論劾
而為下僚所止不得啓故不得已來啓大妃教曰任之凶謀
自中廟朝已著頃於丁酉締結安老謀危國母之狀已見於
許垞推案及儒生疏近者又有變故潛結宰相至通內間情
跡昭著朝廷當知宗社之賊而大定其罪光漢曰上新即位
當務鎮定彥迪曰事必光明正大不然恐有士林之禍罪一
尹任有何難事而內旨不下政院下于他處事不明白故人

亂辭莫見端緒而群奸招撫其稍涉不道者定為反逆之案
八日文定下密旨于元衡乃罪任灌元衡召見大憲閱齊仁
大諫金光準授以內旨期為一會二十一日兩司齊會中學
兩長官發論曰慈殿欲罪二三大臣密旨內降且有匿名書
流言煽動宮壺訥懼若不先發從輕善處則恐事出他道貽
禍國家雖知彼此之曖昧勢不容但已座中皆曰當主少國
疑之時奸細之徒搆禍士林吾輩為所使而先發正墮其計
矣決不可從持平金儲曰已卯之禍言之酸鼻今之君子又
墮衮貞所為乎掌令鄭希登曰論劾朝廷大事豈可以密旨
為也拂衣而起執義宋希奎曰吾則雖寸剝吾骨而碎之決
不可從司諫朴光祐獻納傑正言金鸞祥柳希春聲色
俱厲掌令李彥忱持平閔起文仰天太息齊仁誘脅終日竟

皆不從齊仁光準詰闕避嫌邪黨大駭元衡乃與順朋知苞
判兵百齡判磁判工夜會光化門外翌朝詣政院啓曰國有大事
請面對兩殿同御忠順堂領樞洪彥弼領相尹仁鏡贊成李
彥迪權撥叅贊丁玉亨申光漢禮判尹漑判尹尹思翼都承
旨宋隣壽史官趙璠注書安齡及齊仁光準八侍順朋苞進
曰尹任素蓄異志柳灌柳仁淑亦有形跡齊仁光準欲論劾
而為下僚所止不得啓故不得已來啓大妃教曰任之凶謀
自中廟朝已著頃於丁酉締結安老謀危國母之狀已見於
許垞推案及儒生疏近者又有變故潛結宰相至通內間情
跡昭著朝廷當知宗社之賊而大定其罪光漢曰上新即位
當務鎮定彥迪曰事必光明正大不然恐有士林之禍罪一
尹任有何難事而內旨不下政院下于他處事不明白故人

心不靖且人臣之義當專於所事當彼專心於大行王者到
今豈宜深罪今主上於王妃親則嫂叔義則母子若有未安
恐累聖德矣涕泣橫流撥曰主上乃太行王嫡弟既而正位
豈復他憂今王子君無結黨大臣無執權誰敢有陰邪之心
方此初政務得人心大妃曰禍生士林非所可疑自古安有
去國母大君然後能保護東宮哉既害大君值此大喪則置
國家於何地順朋曰謀危社稷實無顯跡公論已發須分輕
重罪之仁鏡曰任可竄仁淑可罷灌可適 啓曰自上雖
細微之事當光明正大今尹任事當議于院相而處之內降
密旨于尹元衡使數三卿宰直啓而定罪大失事體三人罪
名無傳旨辭緣亦非國典之常也元衡受旨之初不為防啓
遽自相通使國家事不得出於光明正大請尹元衡推考齊

仁光準以尹任事議于臣等臣等以為事出密旨不正甚矣
齊仁等亦以為然而面對時可啓而不啓齊仁以憲長聞密
旨之下奔走伺候於二三宰相家如傳令軍卒臺閣事體掃
如矣宋希奎朴光祐等不即論啓徒煩避嫌閔齊仁以下并
命適差大妃召六卿以上傳曰白 假托正大庇護逆賊
使深憂國家之人不得自安先罷後拿且罪任等輕故邪論
至此其依律正罪於是因順朋言以謀危宗社任南海絕島
安置灌舒川仁淑茂長付處金儲等罷削權撥達夜憂憤張
燈草啓啓曰今年秋雨不止自昨大風連日蒙昧不止臣恐
大臣竄逐罪不分明天意或有所感而然若以謀危宗社罪
之乃人臣極罪不可不明也幼主即位未逾月遽竄受遺之
大臣人皆莫測其端又因諫臣誰敢冒死而進言于尹任雖

心不靖且人臣之義當專於所事當彼專心於大行王者到
今豈宜深罪今主上於王妃親則嫂叔義則母子若有未安
恐累聖德矣涕泣橫流撥曰主上乃太行王嫡弟既而正位
豈復他憂今王子君無結黨大臣無執權誰敢有陰邪之心
方此初政務得人心大妃曰禍生士林非所可疑自古安有
去國母大君然後能保護東宮哉既害大君值此大喪則置
國家於何地頌朋曰謀危社稷實無顯跡公論已發須分輕
重罪之仁鏡曰任可竄仁淑可罷灌可一傑啓曰自上雖
細微之事當光明正大今尹任事當議于院相而處之內降
密旨于尹元衡使數三卿宰直啓而定罪大失事體三人罪
名無傳旨辭緣亦非國典之常也元衡受旨之初不為防啓
遽自相通使國家事不得出於光明正大請尹元衡推考齊

仁光準以尹任事議于臣等臣等以為事出密旨不正甚矣
齊仁等亦以為然而面對時可啓而不啓齊仁以憲長聞密
旨之下奔走伺候於二三宰相家如傳令軍卒臺閣事體掃
如矣宋希奎朴光祐等不即論啓徒煩避嫌閔齊仁以下并
命適差大妃召六卿以上傳一仁傑假托正大庇護逆賊
使深憂國家之人不得自安先罷後拿且罪任等輕故邪論
至此其依律正罪於是因頌朋言以謀危宗社任南海絕島
安置灌舒川仁淑茂長付處金儲等罷削權撥達夜憂憤張
燈草啓啓曰今年秋雨不止自昨大風連日蒙昧不止臣恐
大臣竄逐罪不分明天意或有所感而然若以謀危宗社罪
之乃人臣極罪不可不明也幼主即位未逾月遽竄受遺之
大臣人皆莫測其端又因諫臣誰敢冒死而進言乎尹任雖

被重罪固無足惜王大妃於嗣王有母之道若因此憂傷不
豫豈不為嗣王累哉柳灌尹任柳仁淑老病儒生位極人臣
豈有他心今若遠行得病而死則人皆曰國家殺之伏願殿
下平心察之初本有大妃一婦人殿下六尺之孤竄逐先朝
於此且尹任若懷貳心則何不為於八侍五
六日而當此天位已定後敢生他計乎等語院相李彥迪曰
勢已至此徒惹不測遂舉筆盡抹其危言處撥却坐抱膝曰
刑沒至此不如不為啓八下嚴旨不省撥以忠順堂八侍錄
勳旋削刑付處或曰是時柳灌等將加以亂逆之罪人莫敢
救撥獨抗疏力陳忠激於言義形於色雖群奸狴然旁伺而
有所不顧直氣實凜如秋霜金安國許以樛實忠直可以托
六尺之孤鄭光弼稱其有死難不可棄之節其言信然以李
芑為右相林百齡為吏判閔齊仁戶判大憲許磁大諫羅世

續合辭論柳灌等以謀危宗社之罪名過重順朋大怒上疏
曰尹任頃在丁酉黨附三凶欲害國母設若其謀得成則未
有母廢子全之理大行賓天後自生疑懼陰結大臣以圖不
軌原其情狀死有餘罪柳灌以顧命大臣曲從任言使殿下
孤立無依嗣服之日與首相語曰當立何人欲自取稟中廟
嫡子惟殿下一人而已有仁宗遺教灌欲更稟何人仁淑連
姻任家締結已久殿下即位之日招潛邸師傅問其賢否設
若不賢欲將何為李彥迪為言殿下英明則仁淑默然不答
不悅之色見於面目謂上有眼疾略無忌憚嗣服之日下官
李霖承受此人指揮生殺之權不欲歸於慈殿公然倡說此
亦凶謀之一端也於是兩殿御忠順堂命招諸臣曰鄭順朋
為國忘身真節義之士也大抵治小人有如斷蛇卿等退去

予當決之自內傳教尹任柳灌柳仁淑賜死李霖義州安置
 九月錄衛社功臣鄭順朋等二十九人權撥初與順朋分深
 是日迎謂曰令公亦何以來予順朋色沮其後論議稍緩元
 衡乘夜變服補生負就議於芑順朋順朋家臣朴貞元者畫
 錄功之策順朋之論遂變為深刻云百齡與元衡自十年前
 日夜密議至是發焉安世遇申秀淫尹敦仁庶崔彥浩寶城
 君萬年順朋壻鄭礪順朋子林九齡百齡弟等皆乘時自恣以誣陷
 士流殺戮報復為事人皆側目礪最凶邪着庶人服奔走相
 家贊成其事九齡當中學一會八廳下竊聽先通於芑等遂
 錄勲○院相李彥迪以密封單子八啓曰醫負朴世舉來見
 臣言仁廟大漸日手書小紙使尹興義子任覽之曰解見否曰
 解見矣大君以世子儀仗八來云云此傳教其日不下政院

此必尹任父子所為臺諫請鞠其時內官金承寶李承豪二
 人皆杖配當仁廟大漸任父子八侍禁中任則無識武夫不足責當時諸賢不知此事之非可惜○京
 畿監司金明胤密告桂林君瑠鳳城君屹中宗第三子洪嬪出明胤詣
 政院以封書出囊中以進下政院院相李彥迪與承旨承傳
 色八房圻視書曰瑠即任之三寸姪所倚而為凶謀者瑠必
 預知而不為上告罪不容貸屹臣之亡妻至親明胤景舟婿鳳城景舟外孫
 危疑之際貪功樂禍之輩藉此為亂階難保其必無宜并
 處置荅曰為國家啓之真忠臣也設鞠於慶會南門逮捕至
 數十人瑠前已亡命任死瑠削髮為僧匿安邊黃龍寺土窟中就捕據德應招問
 瑠至壓膝不服用烙刑極慘毒瑠不堪苦欲誣服速死而不
 得其說推官教之乃曰尹任語臣曰主上有眼疾何以聽政
 鳳城及汝中當立其凶謀柳灌柳仁淑皆當權宰相可以謀

朝廷而為之遂以承欵當日行刑先時元老造言尹任托護

東宮此室議嗣之時于璫年且長仁廟十四歲豈有仁廟為

子之理乎以元老無理之言拜罪又以誣指定律人以璫之

死為絕政院六曹兩司請坑遠竄不允兩午配平昌丁未因

可忍也十月殺李德應李輝郭珣追刑柳灌柳仁淑尹任大加罪諸

臣羅淑遠竄李若冰若海金儲鄭源盧守慎李中悅潤慶子

輝言告爽自明稟其父曰身死雖可惜豈可背友乎問朝

後慶恭以不可為朋友而自就死中悅乃自告于朝而亦不

死免削職成世昌權撥宋構壽金振宗沈岑罷職李霖羅淑金

儲賜死追錄衛社功臣金明胤李坎男等三十人坎男以免

捕璫陞或曰李芑優於凶惡林百齡長於邪密加以鄭順朋

之陰刻尹元衡之儉毒合為一人醞釀大禍一時知名之士

打盡一網時設鞠闕庭仁廟梓宮在殯衰經柔棘之中許磁

等與林百齡相為笑謔尹任妓妾曾奸百齡者在囚中磁戲

謂百齡曰欲全此人送于令公聞者功齒○復削薦舉科李

芑啓請李天啓持李滉典翰芑侄元祿位諫芑權勿守李湛

平丁熿等削職又請罷賢良科從之申象村曰先輩嘗論乙

巳事其時見機而作者一人曰金河西構厚直言敢諫者一

人曰白休菴得大臣風者一人曰權忠定撥嗚呼偉哉

元年嘉靖二十五年敦寧都正尹元老有罪賜死柳灌等被罪元老

召遠兄弟爭權相軋且忿不得參勳多發惡言元衡嗾族姪尹

春年上疏論元老罪惡以為指斥慈殿比驪姬仁宗為愚暗

至祝其早夭方其大漸與李建陽卜其吉凶且語臣曰汝以

今日之功臣為可固乎李芑年餘七十許磁鄭順朋皆有病

其能久乎大妃冊封三十年其能久乎大妃萬歲後上心亦

何以知之且歷舉其貪縱狀上召大臣示其疏初命罷竄尋

何

午丙

朝廷而為之遂以承欵當日行刑先時元老造言尹任托護

東宮此宜議嗣之時于璠年且長仁廟十四歲豈有仁廟為子之理乎以元老無理之言拜罪又以誣招定律人以璠之

死為也政院六曹兩司請坑遠竄不允兩千配平昌丁未因壁書徵被殺仍復官

十月殺李德應李輝郭珣追刑柳灌柳仁淑尹任大加罪諸

臣羅淑遠竄李若冰若海金儲鄭源盧守慎李中悅潤慶子

輝言告變自明票其父曰身死雖可惜豈可背友乎問朝後慶恭以不可為朋友而自就死中悅乃自告于朝而亦不

免削職成世昌權撥宋獮壽金振宗沈苓罷職李霖羅淑金

儲賜死追錄衛社功臣金明胤李坎男等三十人坎男以免

捕璠陞或曰李芑優於凶惡林百齡長於邪密加以鄭順朋

之陰刻尹元衡之儉毒合為一人醞釀大禍一時知名之士

打盡一網時設鞠闕庭仁廟梓宮在殯衰經柔棘之中許磁

等與林百齡相為笑謔尹任妓妾曾奸百齡者在囚中磁戲

謂百齡曰欲全此人送于令公聞者功齒○復削薦舉科李

芑啓請李天啓持李滉典翰芑侄元祿位諫芑權勿守李湛

持丁熿等削職又請罷賢良科從之申象村曰先輩嘗論乙

巳事其時見機而作者一人曰金河西獮厚直言敢諫者一

人曰白仁傑得大臣風者一人曰權忠定撥嗚呼偉哉

午丙

元年嘉靖二十五年敦寧都正尹元老有罪賜死柳灌等被罪元老

召遠兄弟爭權相軋且念不得參勳多發惡言元衡嗾族姪尹

春年上疏論元老罪惡以為指斥慈殿比驩姬仁宗為愚暗

至祝其早夭方其大漸與李建陽卜其吉凶且語臣曰汝以

今日之功臣為可固乎李芑年餘七十許磁鄭順朋皆有病

其能久乎大妃冊封三十年其能久乎大妃萬歲後上心亦

何以知之且歷舉其貪縱狀上召大臣示其疏初命罷竄尋

賜死

元老議罪時元衡上疏曰元老仁宗之叛臣渠欲自脫不知自狀其罪此乃渠之結案也

○陳復昌

告鄭興宗興宗豐德人解五行推卜於帖冊中列書士庶五

柱并錄兩殿五柱有先後分之說復昌與同鄉相善發其事

三省交鞠辭連南汴成宗外孫等并極刑○七月處士徐敬德卒

字可久號花潭母韓氏夢八夫子廟弘治己酉生於松京永井里天

資聰穎敬信長者言立云則立坐云則坐十五受尚書至暮

三百其師不肯授敬德退而精思十五日通之乃知書之可

以思得也十八讀大學至致知格物慨然歎曰為學而不先

格物讀書安用於是盡書萬物之名付壁上日以窮格為事

究一物既通然後又究一物方其未窮也臨食忘味終夜不

宿或於夢中通之危坐一室思索太過至於成病雖欲不思

不可得也如是六年有以自信然後乃取四書六經性理大

全等書讀之與前所得於格致者恍然相契常曰我不得師

故用工至深後人依吾言則不至如我之勞矣家在橐駝橋

而別業在花潭極其蕭灑逍遙自得若無意於世而時聞朝

廷闕失輒憂形於色屢空忍飢處之晏如門生姜文佑來拜

方坐潭上鼓琴高吟文佑請炊夕飯八厨則苔滿鼎中恠問

其故先生曰阻水六日家人不能至吾亦廢食故耳仰觀其

容了無飢乏之色嘗有詩曰讀書當日志經綸歲暮遠甘顏

氏貧富貴有爭難下手林泉無禁可安身採山釣水堪充腹

咏月吟風足暢神學到不疑真快活兌教虛作百年人中司

馬薦賢良科不赴以孝行薦厚陵叅奉不就中仁兩聖相繼

賓天國制儒生無服乃服齊衰三月所著有原理氣太虛說

死生鬼神論行于世五十八終自號復齋學者稱花潭先生

贈右議政謚文康

孫佑甲武科南兵使

世傳仁宗嘗書徐花潭鄭北牕

名于屏間欲俟異日擢置台鼎云文集跋曰榮靖大聖之主也先生大賢之才也其生丁榮靖之朝嘗虛台鼎之位庶幾夢卜之求榮靖賓天於乙巳先生觀化於翼年大聖大賢不能各遂其志痛哉洪恥齋曰沂花潭訪處士數間草屋構在林下八精舍也問先天後天終始之理辨析詳明有如破竹又問處身立心之要皆某所未歷到處其容貌高古衣冠儼偉已為山野間老翁真隱君子也牛溪與安習之到花潭有一婢應門曰先生之沒丙午七月當病革時令侍者舁出潭上澡浴而遽食頃卒潭問曰何為是澡浴乎荅曰賢者之卒必須如此乃正終之義也潭與習之相顧咨嗟以為小婢猶聞此義風流餘韻信乎其可徵也李退溪曰花潭所見殊未

精密其所著無一篇無病痛而其門人推尊大不近去年得南時甫書云許太輝謂花潭不比白沙此言何如滉荅大槩白沙雖溺禪其人品實高花潭之學誕而雜恐不及白沙時甫以示太輝有一書來相詰反諱其向日比白沙之說而盛言其學至有如橫渠無異之說又太輝所識鏡城令者亦嘗學於徐極推其師晚年造詣之高以斥滉說度此二人難以口舌爭姑荅曰花潭公所親灸滉得之傳聞似當以傳聞之為妄然花潭著述皆得見之不知其可比西銘者何書可比正蒙者何書未知渠後日用何說見報來也李栗谷曰花潭聰明過人而重厚不足其讀書窮理不拘文字而多用意思聰明過人故見之不難厚重不足故得小為足其於理氣不相離之妙處瞭然目見非他人讀書依樣之比故便以為至

樂以為湛一清虛之氣無物不在自以謂得千聖不盡傳之
妙而殊不知向上便有理通氣局一節繼善成性之理則無
物不在而湛一清虛之氣則多有不在者也理無變而氣有
變元氣生生不息往者過來者續而已往之氣已無所在而
花潭則以為一氣長存往者不過來者不續此花潭所以有
認氣為理之病也雖然偏全間花潭是自得之見也今之學
者開口便說理無形而氣有形理氣決非一物此非自言也
傳人之言也何足以敵花潭之口而服花潭之心哉惟退溪
攻破之說深得中其病可救後學之誤也○殺弘文博士安
名世名世為史官修乙巳日記直書不諱至是拱武定寶鑑
請看史草苞見書已惡頗悉大怒指以護逆鞠于殿廷名世
裂衣服書疏言自古無殺史官之時冀悟上心陳復昌却不

受遂處斬妻子為奴宣廟復官○九月增建太廟三室禮判尹漑
等言太廟七間成宗祔廟時已有增室之議而竟遷文宗於
夾室今中廟祔仁宗又祔并與文宗所奉必增三間然後乃
可備廟制也上可之移奉太廟主於仁政殿增室後遼安而
文宗奉於第四室

未

二年罷進獻使李峻職峻進獻帝所求咨文紙回到連山驛
失教書而來以失教之意俱告謝恩文中峻罷職○九月副
提學鄭彥愨進良才驛壁書殺宋獬壽等時有無賴子匿名
榜書於驛壁彥愨取之糊紙以啓命招公卿示之書朱書曰
女主執政於上奸臣李苞等弄權於下國之將亡可立而待
豈不寒心哉或曰彥愨送女湖南苞順朋等曰近來邪說指
罪人為誣服斥勳臣為無功今此壁書雖難取實見此則邪

論之騰不虛矣因列書應罪人分輕重以啓曰當初定罪時
從輕而不依律故邪論如此此由禍根尚在耳於是宋獬壽
李若冰鳳城君賜死餘論罪有差李彥迪極邊安置盧守慎
丁煥柳希春鄭磁金舊祥
絕島安置權應棧權應昌鄭惟沈李天啓權勿李湛林亨秀
韓源安景佑遠方付處權撥宋希奎白仁傑安齡付處云文
黃博李震李洪男金振宗尹剛
趙傑安世亨尹忠李彥忱付處彥慤又獨啓曰林亨秀與任
同里開如爪牙腹心每曰元衡當殺大言於稠中只為竄謫
似輕歇乃命賜死鄭彥慤後為圻伯落馬一脚掛燈馬且奔
且踢頭腦及骨節破碎而死或云其馬本亨秀所騎而彥慤
取之及時踢殺彥慤便歸亨秀舊家鄭家人殺之丙辰茂長
幼學安瑞順疏論柳灌等三人寃母后臨政執狐疑之心五
六大臣舞謗賊之謀至於宋獬壽林亨秀無罪見殺近來災
變專由於此拿鞠論以亂言斬籍其家產流許磁于洪原磁

少從金安國學雖與順朋同事而魚肉士林非其本心嘗歎
曰吾其為小人矣錄勳時有并錄子笱之教磁七辭蒙允芑
等甚不快磁為吏判兼典醫提調芑欲以所親醫為醫監久
任事帶行錄事來請磁梓其錄事于庭曰余非政廳執筆吏
安敢以如此事來請乎芑愈怒時閔齊仁以伸救士類廢處
公州磁以其笱齊英監唐津嘗語所親崔汝舟曰乙巳事竟
至錄勳心常恨之芑聞之遂以此嗾陳復昌以庇護逆賊事
劾配洪原芑尋欲請加罪賜死具啓草詣闕未啓暴死闕中
磁得免踰年病死○九月祔仁宗大王於延恩殿時文宗八
文昭殿則世祖當祧而五室之制不可過會諸臣雜議問世
祖祧則皆曰可及問仁宗權移則無一人應者大臣等竟移
奉仁宗○杖吏曹正郎柳堪兵曹正郎李元錄極邊安置時

錄乙巳獄前後推案名乙巳定難紀令鑄局印出即官等欲
私印堪言曹中紙不敷豈可印出乎佐即韓智遠告芑曰堪
以此書為不足觀也元錄姪芑嘗言觀叔父所為異日恐有家
禍於是兩司論啓拿流

申戊

三年前右贊成權撥卒于謫所字中虛撥風神秀朗器局峻
整甲子中對策以券中有處字被殺宦官全啓拔之丁卯文
科鄭莫介以告變陞資撥啓莫介已知永文等之謀則當無
留即發而累日乃告不伏辜幸矣至受重加請奪其職從之
時論快之又極陳魯山燕山立後議當趙光祖遭遇之際年
少輩改絃無漸撥與申錡李籽等調劑兩間變作以禮恭罷
歸田里乙巳以院相劄論被削壁書禍配朔州時李晦齋謫
江界俱至碧蹄驛戲曰權貳相李貳相一時之行何赫赫也

順朋等請置重典大妃堅不許至是卒年七十一性儉雖通
顯而蕭然若寒士子東輔為寢即騎馬充肥怒責其瘠人肥
馬會當扈駕斥此馬而借於人雅好讀書自警編近思錄不
去懷袖間中宗嘗賞花後苑諸臣盡醉扶携而出有內臣拾
得近思小冊上曰此落自權撥矣命送之婢嘗奉盤而外羹
汚衣不形嗔恚與鄭順朋分深鄭初告尹任時撥迎謂曰令
公亦何以來鄭色沮出語人曰凶類即日當了吾聞權某言
不覺汗背不復有言而歇後李文仲處事不猛以致多日騷
擾李退溪曰公為吏郎朴說為判書見公來握揖歡飲或恠
之曰不見其人儀度乎異日當為大器宋圭菴論當世人物
曰權某宰相中真宰相當已卯乙巳之際先事而救人其變
未定於空雲忘身而難犯其義實凜於秋霜鄭文翼嘗稱其

有死難不可奪之節其言詎不信哉李栗谷曰觀人先取其
大節然後可議其細行也權李二公平日行檢權固不及於
李而臨難抗節則李讓於權或以為李優於權吾不信也
左議政成世昌卒于長淵謫所世昌字仲蕃號遊齋質業於
寒暄牛溪天資英邁文章典雅音律書畫莫不精曉筆法亦
妙時稱三絕荐遭中仁兩恤方赴京明廟馳驛命開素辭謝
到北京副行以下交勸肉竟不從以副學劾安老被鞠誣服
竄平海乙巳竄長淵卒

四年四月寧越謫人李洪男告殺其弟洪胤若水子居忠州
憤父冤死時發惡言洪男在謫坐父被謫言洪胤與術士裴元義
推卜滿朝卿相曰廢朝之殺人極於甲子而終有丙寅之禍
今上何能久御也至於修契帖軍都目為證惟吉等以此書

酉己

告政院命拿洪胤及辭連人等刑訊以與某某人起兵舉事
取服於是康惟善等四十餘人皆坐死有目不識洪胤而死
者洪胤斬孥籍洪男放竄除職告廟領赦

乙巳丁未己酉前後被罪人贊成尹任左相柳灌吏判柳仁
淑桂林君瑠鳳城君坑注書李德應副學羅淑正言李輝工
即成可澤正言金儲著作安名世刑忝宋獬壽牧使林亨秀
吏即李若冰李中悅忝奉羅漫忝議李霖翰林鄭源直學李
若海大憲具壽聃儒生安瑞順刑曹忝判李濯刑已上翰林
沈荃忝軍成遇司諫朴光佑掌令鄭希登縣監柳貞修撰尹
潔康惟善縣監李致杖已上臺諫郭珣死判書權撥贊成李彥
迪翰林趙璞舍人李天啓臺諫權勿忝判韓淑司成金振宗
牧使鄭郁吏即丁燠竄已上吏即鄭磁正言柳希春執義宋奎

獻納白 持平閔起文正言金鸞祥掌令李彥忱注書孫

弘績杖持平李湛臺諫韓濶吏郎柳堪杖臺諫李震奉教李

焯直長尹忠元正郎尹剛元安鎔進士許忠吉杖進士金榜

年杖縣監梁允信吏郎盧守慎臺諫李首慶黃博右尹權應

昌李浚慶宋純承旨李文樾縣監安景佑金應貞吏郎李元

錄杖禮判許磁已上正字韓灝金忠甲林峻亨秀承旨李

潤慶判書沈居寬修撰朴民獻吏郎柳昌門臺諫崔益國已

鳳城君屹中宗子母即洪景舟女熙嬪也聰明仁孝乙巳李

芑啓仁廟病極尹任欲立鳳城勢不可為然後傳于主上丙

午配平昌丁未賜死

柳灌字灌之號中廟嘗特除李芑兵判灌以銓長啓芑職吏

松庵右相

壻不可通顯列芑之怨始此孝陵初服八相進賢去邪興廢

舉滯數月之間政化丕變逮群奸將嫁禍一世而憚公在相

位必先構捏而甘心公則屹然自立終始一節力為士林至

於死而不貳

柳仁淑字原明驍已卯黜尹慶州被金海人誣告退處鄉庄

十七年嫉惡如讐順朋兄壻鄭礪父而一不舉用李芑舅氏

子而因駙馬韓景祿常通宮禁一日自內傳密札於芑而誤

傳仁淑仁淑圻見心鄙之播於儕友芑之憾始此到葛院賜

死引范滂使汝為惡語命奴傳于子禁即柳祖誼則再從姪

也及就盡脫衣覆尸奸黨聞而駭去因金明胤密啓與尹任

柳灌皆追刑傳尸子絞家籍

宋獬壽字眉雙驍圭卷幼居母憂所伏苫席因淚亦腐白鬢

大司憲謚文忠

獻納 仁傑持平閔起文正言金鸞祥掌令李彥忱注書孫

弘績杖持平李湛臺諫韓滄吏郎柳堪杖臺諫李震奉教李

焯直長尹忠元正郎尹剛元安鎔進士許忠吉杖進士金榜

年杖縣監梁允信吏郎盧守慎臺諫李首慶黃博右尹權應

昌李浚慶宋純承旨李文樾縣監安景佑金應貞吏郎李元

錄杖禮判許磁已上正字韓灝金忠甲林峻亨秀承旨李

潤慶判書沈居寬修撰朴民獻吏郎柳昌門臺諫崔益國已上

削

鳳城君屹中宗子母即洪景舟女熙嬪也聰明仁孝乙巳李

芑啓仁廟病極尹任欲立鳳城勢不可為然後傳于主上丙

午配平昌丁未賜死

柳灌字灌之號松庵右相中廟嘗特除李芑兵判灌以銓長啓芑職吏

壻不可通顯列芑之怨始此孝陵初服八相進賢去邪興廢
舉滯穀月之間政化丕變逮群奸將嫁禍一世而憚公在相
位必先構捏而甘心公則屹然自立終始一節力為士林至
於死而不貳

柳仁淑字原明號靜叟贊成己卯黜尹慶州被金海人誣告退處鄉庄

十七年嫉惡如讐順朋兄壻鄭礪父而一不舉用李芑舅氏

子而因駙馬韓景祿常通宮禁一日自內傳密札於芑而誤

傳仁淑仁淑所見心鄙之播於儕友芑之憾始此到葛院賜

死引范滂使汝為惡語命奴傳于子禁即柳祖誼則再從姪

也及就盡脫衣覆尸奸黨聞而駁去因金明胤密啓與尹任

柳灌皆追刑傳尸子絞家籍

宋隣壽字眉叟號圭卷大司憲謚文忠幼居母憂所伏苫席因淚亦腐白鷺

巢其廬雖皆白好讀書莫鴈之夕亦明燈讀書人目以書淫
金慕齋臨終語及國事曰後日之憂子當任之甲辰按全羅
與李晦齋約會白塲寺晦齋詩曰青燈一夜共雲泉晚景相
逢轉惘然韵断韶句風不變波殘瀛洛語空傳安危八念頭
催白得喪忘機道自全聚散人間無定態且須臨水細論天
和詩思歸苦說舊林泉把手相看却悵然大道欲聞嗟我晚
斯文未喪要公傳靜觀只有鳶魚樂達識何論木鴛全棋局
已知人世理休將萬事問蒼天以副价朝京他房從者交易
遑遑而副房則落落無人聲華人嘖嘖稱冰玉使遠以大憲
論元衡陞資娣夫成悖元與同宿從容言不必堅執乃佯睡
不應平日於成言無不從於此固執如此李栗谷曰仁宗初
士林倚重而只是善士無經濟才虛心待人多被人欺不量

事勢群奸日以浮薄領袖廢居清州李退溪寄詩曰圭菴昔
在風塵中蕭灑不作風塵客今歸清州學耕稼青城穀熟如
姑射肯將榮辱入靈臺一簞一瓢師顏回吾聞天地有至樂
非金非石非絲竹同志之人與我違獨抱塵編忘是非壁書
之變李芭會賓廳錄加罪人點當死者至穉壽名大點之順
朋曰惜哉此子愿慤人也芭曰擇賢之說者不死而何賜死
使者到門會其生日族親門生多聚舉家號哭穉壽色不變
沐浴冠帶臨死自思良久曰我不知何故至於斯也取紙筆
大書皇天后土可表此心書付其子曰勿以我為戒勤讀書
戒酒色以慰九原之寃是夜白氣如虹貫屋亘天者屢日年
四十九後命日其家廟內覺有閣閣聲恠視之公父之主自
下靈床以頭叩壁似作悶迫狀芭語人曰宋穉壽豈不是善

人但行大事不可拘小仁譬如作舍欲修其基雖有好花好
果不得不刈治也申象村謂其如儀鳳瑞世建標百世

林亨秀

字士遂
神錦湖

錦江回舟

見上

少登第能文善射美風儀氣岸

豪俊處事恢張時稱國器嘗與笈言曰若杖一二人則可鎮
定乃指元老兄弟也元衡輩聞而恨之遂及於禍為會寧判
官撫藩胡得其心後姜暹朝京路遇進貢胡人問通事曰爾
國林亨秀好人也聞爾國殺之云然否通事無以應李退溪
曰林士遂奇士也少與余同宿忽蹴余起曰君知世間有快
意事乎余曰未也士遂曰余則有之大雪滿山著黑貂裘腰
帶白羽長箭臂掛百斤角弓乘鐵驄馬揮鞭馳入澗壑間則
長風生谷萬木振動忽有大豕驚起迷路而走輒引滿發矢
射殪之下馬拔劍屠之斫老櫟燃之長串貫其肉炙之膏血

點滴踞胡床切而啗之以大銀椀滿酌湯酒快飲至醺然仰
視壑雲成雪片片如綿飄灑醉顏此為快事也余聞之爽然

其氣像之豪逸至今想像云申象村曰讀其鰲山歌

記北方
物色詩

可想其人英風爽槩直足以蓋一世譬如瓊琳琅玕八手皆

寶吁亦才矣

鄭希登

字元龍
官掌令

兒時受學暮歸忽林中有老嫗呼其兒名迫

而視之顏面之大滿於籬奮身欲毆之其形漸消惟面掛籬
上而已及長慕古人直節偉行好面折不能藏人過失為正
言時喪室安老求昏希登曰寧終身不娶不可八彼家遂忤
安老自少知陳復昌奸而具壽聃極力薦拔公大言折之以
他日誤國之奸嘗擬去復昌坐席焚之曰士君子不可坐奸
人坐席後壽聃臨死歎曰吾不知復昌之奸至此將何面見

元龍於地下乎仁宗在儲聞其律身以小學事親有至行日
送退膳於家特賜手題大學行義中學一會拂衣而起俄被
鞠朴光佑痛哭曰杖大如股何以堪之希登曰樺宮近不可
聞哀楚之聲每就訊不使脫縲必向樺宮伏地芑張目曰若
是則其有救乎刑二次謫龍川其母追及於路曰汝平生正
直自守以此獲罪何愧於心相執痛哭是日卒有司籍產家
人無以掩殮哭於屍側夜半都人士收合綿布三百匹以遺
之曰勿問誰某葬之日嶺南士百餘人來哭各致賻不言姓
名而去宣廟復官
錄用子孫

朴光佑

字國耳
號華齋司諫

母張氏教養四子一遵禮制搆書室三間

長枕大被晝夜同處教以經傳又以一衣一冠客來則交着
迎送以防浪遊至於成就靜菴稱孟母之教復見已卯以儒

生守闕呼泣乙巳罷中學一會直向柳灌家泄其言以是鞠
流鳳山縋出都死徐花潭鬼神死生論曰往者某與朴先生
討論及此朴乃耳輒明快不知其後朴果能致力於十分盡
頭否也

康惟善

字元叔
號舟川

李洪胤誣以草檄訊極酷言貌如平日但曰

白日在上寧有是哉以書訣兄弟曰平生忠孝自許及負不
忠名泉下之目殆不瞑矣願兄弟篤信好學

安名世為史官修乙巳日記直書李芑之惡有曰王薨七日
用不去滓豆粥李芑是日為相殞側殺三大臣之語拿鞠朝
衣車載而出見者莫不隕涕市人皆哭李土亭握手相訣裂
衣裹足而去遁

尹潔與綾原尉具思顏為慈竹友名世之死具有力焉一日

潔與思顏飲於蚕頭問名世坐何罪而死因賦詩曰三月長
安百花香漢江流水正洋洋欲知聖代無窮意看取王孫舞
袖長思顏詣闕奏之文定大怒命棄市尹之就囚也道遇思
顏呼曰具君是誠何事歟思顏策馬避之馬驚而墜即死金
荷潭曰思顏構誣也自以為得計豈知其死乃先於尹也或
云潔與弟浚飲思顏家醉中言每思安名世涕淚霑衣陳復
昌聞之脅思顏告變鞠之無宗狀復昌知浚喜酒多怯使邏
卒饋穀壺美酒以誘之浚遂大醉誣服潔付處北道僚友出
餞東門外作詩又有犯諱語復昌更告遂死杖下潔夢作詩
有晦日孤舟千里暮穀聲長笛水雲秋之句穀日禍作尹死於巳

西士禍金荷潭謂其死之先於尹而今考具碑以壬戌為其亡年則謂之先尹而死可怪

丁熿字秀晦詩游軒舍人仁宗不豫公危勵迫切請入藥房察視湯劑

有以例不可者熿曰許世子不嘗藥聖人書以弒遭變而不
知變者必蒙篡弒之誅况在今日但委之醫官可乎及上遽
上賓食粥七日宋尤菴曰自仁廟薨後金西河開門不見天
日人莫能測知豈以為當日醫方所未善耶然則公之自
請察視者亦豈有深意耶未可知也鄭道可問丁舍人以真
西山仕理宗朝為疑蓋史彌遠謀與楊后援立理宗而廢置
太子既立又從而殺理宗寧獨無罪西山之立於其朝何
也退溪荅曰史彌遠鄭清之廢立之惡固天理所不容但濟
王未登極彌遠稟太后而廢立理宗之罪不可以臣弒君論
斷此西山鶴山所以臣事而不疑也然是時傅伯成楊簡召
而不至是則便快人意耳

李湛字仲久靜存齋學於柳西峰藕受小學至寡婦之子不有見焉

勿與為友益發憤期於有成嘗曰丈夫生世何物非分內事
如醫藥天文籌數射御書畫靡不致意乙巳削丁未竄丁卯
復八官至副學

李若冰字喜初號樽石
生壯吏郎僕正以韓山守疏請魯山燕山立後且言

福城之死罪狀未明宣廟朝三公啓若冰以乙巳遺賢落職
村居壁書之變以其連姻尹任子洪胤娶
任姪女至於賜死籍沒請

復官給產

具壽聃字天
老天分甚高鷄鳴盥櫛閉戶看書寂若無人惟有

蓮子纓擊案聲而已一日手支其額据几良久家人恠問荅
曰吾違厲令七日方熱退耳其定力堅固如此

羅湜字正源號長
吟亭官奉早游靜菴門能文有節行隱德不仕與族

人私語以為除去尹元老奉養正統則朝廷自靖言泄獄起

奸凶言某等以宋獬壽為領袖其心貳於鳳城君連竄極邊
壁書獄與第副學淑俱不兌嘗有聞讎詩曰讎鼓鑿二動四
閭東駟西逐勢紛如年二聞汝徒添白海內何曾一鬼除結
句語意太露其難予兌矣朴南溪曰蓋公於李輝之評諸宗
尚不對而况陵上私語與夫易樹擇賢之說雖世俗庸人亦
知其不冝其謂公之隱德高行處禍亂將崩之際而乃反昧
此義耶舊序以除小人奉正統為公語是則不及詳外史之
過也

林億齡字大椿
號石川剛正英發文辭雄放少許可乙巳其第百齡

倡禍士林億齡貽訓戒詩至功至憤百齡不從棄官南歸詩
曰好在漢江水安流莫起波及守錦山百齡送原從錄卷億
齡於山谷屏處作祭文以投火詩曰竹老元逃削松高不受

封何人與同調空谷白頭翁渡錦江詩題有客携妻子遙二
指海南黃昏來古渡碧水染新藍柳飛絮蕭蕭風滿
平生驚世句性癖至今耽自善山寓海南以文章行誼稱
柳希春字仁仲博學強記性且溫和乙巳林百齡同居海南且有姻誼
屏人語密旨曰頌之則芳華逆之則麤粉獨不為老親計乎
希春勃然變色不交一言而退壁書之變編管濟州移鍾城
夫人崔氏有詩曰行仁遂至磨天嶺東海無涯鏡面千萬里
夫人何事到三從義重一身輕在謫覃思著述口誦手抄夜
以緇日宣廟初放遠在潛邸時學焉故每曰予之進于學資
於希春者為多以資憲特除副學舉書史輒成誦上甚重之
鄭礪字士潔順朋長子自為兒時能攝心通神近而閭里居
室之羨遠而四夷八蠻之外風氣之殊太皞鳩舌知之如神

北窓一日往見其異
居姑母賜坐從
容與言語次謂北
窓曰我臧獲收育
送一奴於嶺南過
期不至恐遭盜賊
水火三意外之患不
勝一憂念云北窓
即曰吾為姑母當
望見其行遠近以
告美姑母笑曰汝
其戲耶是何言也
北窓即於坐上引頷
南向而望之良久謂
其姑母曰奴即踰
鳥嶺無夏矣但

儒道釋三教無不通貫至於天文地理醫藥卜筮律呂漢語
皆不學而能論其至則數如康節醫如俞扁每曰醫者意也
當審陰陽寒熱對症投藥庶可十全素患清羸嘗自按其病
令蒼頭朝夕異劑朝則合口靜坐待飲夜亦兀然端坐達曉
非獨勤於修鍊玩心高明探賾義理形如雲鶴風蟬又喜談
論人無賢不肖皆服其德樂其風十四隨父入上國有一青
襟來願與作詩先唱曰東國真男子即應聲曰中華美丈夫
其人色沮而去遇道士於奉天殿庭道士曰東國亦有道流
乎礪即給曰東國有三神山白日昇天尋常見之道士大驚
礪即舉黃庭陰符等經洞陳作仙塔梯其人踏踏辭遁有以
五行來問者傍有傭人瞪目熟視問爾知此乎曰粗解遂與
論難與之觀天文則日月星辰之運了了焉與之論古今則

此奴方被打於一兩班而此是自取
恤者姑母笑回其故答曰有一士
人方點心於嶺上路傍此奴騎馬直
過其前不下士人發怒使其從奴釋
下馬以篤鞋批其兩頰四五笑姑母
親其戲而談時正容而言無戲也姑
母頗奇訝之去後仍記其日時於壁
上後其奴到家姑母問踰嶺日時

治亂興亡之跡豁口焉仍問君托負如此何為負木煖堞而
食力乎答曰僕本蜀人賦命奇薄不如此固已死也某年則
當往某處後因使行通問書信至某年果從他處云琉球國
人望異氣至見公再拜曰僕嘗占命云某月某日入中國當
見真人子真是耶仍請學焉於是諸蠻夷人爭來見礪能為
四夷語應之莫不驚異誦曰天人嘗薦為掌樂主簿觀象惠
民教授抱川縣監忽棄歸卜居楊州掛羅里採藥清溪冠岳
深居守嘿者十年性不喜肉善飲酒數斗不亂又善嘯臨金
剛絕頂出聲振巖壑山僧驚以為遠聲乙巳禍力諫其父不
聽弟礪構陷兄極地遂避亂潛藏是年作歌自輓仍坐化年
四十四趙龍洲曰余嘗悲北牕之大孝上有頑父下有忌弟
不能蒸_二又不格姦如虞舜而托於清狂而逃也順朋之往

考壁上帝記分毫
不斐復問踰嶺
時有見惡於兩班
事告奴驚恠恠
陳被打曲折與
此意亦言若合符
契焉

忠順堂也有趙趙之意子礪問大人何不速決獄事曰今日
之事我不欲後芑元衡而我冠帶而立則汝兄必涕泣拚衣
而諫此不忍拒也礪乃曰大人何不用石碯之道礪持錐立
門外待礪
出將擊之礪知其謀從後門出來因愀然不樂人
惟問之答曰時事不好後會難期居穀日禍作其必欲殺
兄之心豈在傲象下乎然使順朋免添殺子一惡則北牕之
佯狂有以致之與箕子佯狂同一道也豁谷稱逸民中權近
之矣

鄭碯字君敬
號古玉少北牕二十七歲性靜好道書從伯氏受真訣
後從朴守菴八金剛修鍊中年喪耦不更娶斷欲三十六年
而終年七十二能通風鑑之術多奇驗善草隸喜吟詩世傳
北牕白日無影豈丙吉所謂至人無影者耶何其異耶古玉
雖不及北牕亦奇古技俗之儔或曰北牕生而能言古有自

言其名者公亦然耶眉雙記言重陽詩曰世人最愛重陽節未必
重陽引興長若對黃花傾白酒九秋無日不重陽

張彥良

字子房武備提副元帥判尹謚恭武

四五歲在母膝上以手指雲曰我

長當樹如雲旗纛七八歲時戲為戰陣狀出號令群兒莫敢
違父嘗往宰相家公隨至其中門外見十餘歲服喪童子游
走叱之曰汝服喪不當如是喪童慚哭宰相聞而召大奇之
名以彥良字子房鎮滿浦起受降亭龔天使贈詩有義州節
制張中郎身長九尺鬚髯蒼之句李彥迪謫塞外天寒衣薄
彥良素不識遇諸途脫狐裘以贈彥迪不辭而受以成其名
乙巳知事崔漢輔再訪欲與李芑等同事曰若從吾計將得
大勳彥良曰先人曾有靖國勳亦已足矣固拒不從時皇朝
將徵兵彥良為副元帥林亨秀為從事官以親老辭於都元

帥李芑曰言於副帥亨秀投謁彥良戎服據椅坐亨秀隱
具戎服與他從事行禮不敢交一言而退後日往訪則彥良
迎于中門揖讓上坐可謂有古將風矣以清白官至二品姿
狀魁梧美鬚髯謙遜儉約執親之喪廬墓三年累臨方鎮饋
問不及於人亦不以為怒遭世昇平輕裘緩帶然若無
能者喜讀書對人語未嘗及之敬禮儒賢愛惜武才謂近世
將帥無如公者

黃憲有罪削勳奪職辛巳別試南來見一試券力贊而取之
圻封乃一鄉生衮慚招見憲年少白哲有姿容衮欲實前鑑
極力吹嘘為弘文正字驟躋華要戊申拜相百計鑽刺追錄
勳券元衡惡之使陳復昌劾遠相削奪放歸田里褒賞復昌
賜中廟衣櫛又賜御書造為屏大集朝貴設宴尹潔有時望

戊庚

苦邀之復昌著御衣設御書屏意氣揚口潔引滿至五向復昌喫酒衣服盡汚復昌驚避

五年殺清洪監司李灑口混之兄初忠州徙民崔賀孫者欲免罪冒功取品官等鄉會名目將上京告變品官知之捕告于縣口監李致報監司李灑請刑灑但依報刑推賀孫遂杖斃李洪男既殺其弟欲棄其父籍沒之財曳蓑麻八公門訟口致心賤之嚴辭退却洪男大憾喉司諫李無彊口鷹及妻黨元緒儉誣灑及致殺賀孫滅口以護逆拿鞠致死杖下灑受刑流甲山到揚州死

亥辛

六年命復立兩宗禪科給度僧牒時宮中方崇佛事監司鄭萬鐘引進妖僧普雨大張佛法以靖陵報恩寺為禪宗光陵奉先寺為教宗自明年始為禪科講製賜牌略做文科大臣

子壬 丑癸

三司率百官庭論普雨館學請誅至於空齋招諭不就乃招朝官之為父兄者使之勸勉就館如是月餘口陳復昌有罪流三水復昌魁松京親試門地卑微其母累經人而歸義孫人尤賤之能善寫又狡黠如具壽聃輩亦見瞞延譽附元衡為鷹犬屢起大獄見者側目以為毒蛇壽聃亦為所陷死元衡後惡之竄之以在謫所作弊圍籬死

七年下書八道舉遺逸成守琛李希顏曹植成惺元趙昱等皆叙六品

八年七月大王大妃遯政于上口九月景福宮火大王大妃王大妃詰命并被燒燼 十一月前贊成李彥迪卒于謫所彥迪字復古號晦齋又紫溪翁謚文元從祀文廟弘治辛亥生癸酉生負甲戌文科隸校書以司諫力沮金安老之八被劾歸田卜地慶州紫玉山

中名堂獨樂樹以松竹心融神會親切而有驗焉安老敗始
登颺仁宗初擢贊成感知遇始造朝孝陵賓天八侍忠順堂
錄衛社勲初欲免周旋陰捄士流為權奸所迫依推官拷
訊善類郭恂被刑仰見彥迪歎曰安知吾輩死於復古之手
乎其秋芑等論削勲留丁未安置江界几案書自警之辭曰
吾日三省吾身事天有未盡歟為君親有未誠歟持心有未
正歟至是卒年六十三所著有奉先雜儀求仁錄進修八規
大學章句補遺續或問又修中庸九經行義而未及成書獨
得之妙最在於與曹忘機漢輔論無極太極書四五篇也李
退溪曰先生穎悟出天資近道乃於俗學之外知有所謂
為己之學講明踐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為人安重端詳
雅有高趣無授受之處而自奮於斯學闇然日章而德符於

外炳然筆出而言垂於後者求之東方殆鮮其倫矣其言論
風旨充足以備勸講而補衮職懇_二焉常以堯舜君民之責
自任青蠅止樊倖能誣_一芳躅於電往中原采菽舉將仰高山
而雲興李栗谷曰公博學能文章事親至孝好玩性理書手
不釋卷持身莊重口無擇言所著述深造精微學者亦以道
學推之但無經濟才及立朝大節矣又曰李文元至是忠孝
人多讀古書善於著述耳觀其居家不能遠不正之色立朝
不能行任道之責尹任之獄不能直言抗節乃至屢為推官
叅錄偽勲竟得罪烏可以道學推之耶噫文元雖不可當道
學之名而其賢則世不可多得斯人之不容於世豈不痛哉
九年以律賦試士下御題律賦於成均館命大提學鄭士龍
試取憲府啓律賦八角之體唐及高麗皆有語而文翰類選

寅甲

東文選所載律賦體制亦同矣世宗朝安省中殿試律賦之
卷尚在可取法也大抵八角押韻而皆命韵次第少不可亂
其第一角必破題請令大提學商確定式

十年設石柵于箭串牧場司僕寺請以司贍寺綿布募民繼
壬子所築限三年畢功從之○倭寇全羅道連陷諸鎮全州
府尹李潤慶擊却之潤慶聞海南勢急即擇優人四五百而
往八城中為防守之計都巡察使李浚慶潤慶弟抵書曰賊鋒
甚銳願兄勿進小避潤慶答書曰吾受國厚恩當以死報城
中間之方皆荷擔有土崩之勢潤慶飭勿納再來使射之不
復來人心遂安潤慶伏弩且設菱鐵於道使優人著綵服出
八弩鐵間踴躍呈才賊張翼而追傷於鐵不敢進盡八鄉校
爭出觀優戲乃分軍為左右翼掩其不意賊潰乃盡殲之浚

慶至羅州聞賊遁遂班師○設備邊司祖宗故事每朝三公
坐衙則六曹以下該官各執其務來會於朝房凡遇啓下公
事則舍人以下分房評理以取相君裁決三公與東西壁會
議停當一國大小事務大臣無不預知叅決然後該官敢行
其事世祖朝始罷當政府決事時左右舍人檢詳吏曹即司
錄二員例用玉堂參下
藝文館官無帶錄事一人用新及第各掌六房終日接應
役不能開口鼻故設其樂以鼻之及此法罷後古風猶存
大臣會正廳而舍人所歌吹夷天甚至牌招即吏之司錢穀
者罰飲徵債又投諸市富人公肆徵督為伶妓纏頭之費中
宗末始設備邊司至是其制漸備揔領中外軍國機務都提
調時任三公兼察提調以時宰中識事務者啓差吏戶禮兵
刑五曹判書各軍門大將兩都留守例兼副提調以堂上中

極望啓差文武叅上中擇差無即廳自是大小廟謨一歸籌
司而政府遂為空廡矣仁廟改玉功臣等欲復都堂故事李
完平曰不可中廢此事有所由也國之大權人臣不可復擅
今禮曹是古三軍府鄭道傳謂政府軍府一體依政府制而
構之儼然東西相對其後三軍府革為禮曹而中樞院反寓
禮曹之南廊司諫院故隸承政院有左右司諫而堂上則加
大夫二字獻納正言各二員分六房更日八直各司各道公
事之降必歸諫院有未便者駁還之即中朝六科之規也未
幾別為諫官而封駁之事遂不舉行○副提學李賢輔卒字
仲辨聲巖靖國後還朝為持平鯁直不撓時黜燒酒陶瓶為外黜
內烈也嘗按嶺南以本道親舊所在一開私謁之門政法必
由以壞乃峻立其防子弟親戚無敢伺候於公館者為親乞

外養奉備至具慶在堂子孫滿庭鄉多老壽嘗為九老會以
悅親心其在安東大設養老宴奉兩親作內外宴奉觴上壽
觀者歎息泣下稱病請浴買舟東歸一時搢紳傾都出餞賦
詩以贈性本恬退曾於宅邊構明農堂壁上畫婦去來畜家
居十有四年身退秩進在野而朝銜一不受祿世居禮安嘗
曰立朝非無晚節引退之志只緣當初無遠慮婚嫁於京故
為情愛之眷顧牽戀不能去也公於在朝子女婚嫁皆於同
鄉及年七十致仕而歸於所居汾川及洛之上流筭爰日堂
自號聳巖每興到輒遊忘返其出必以遊山小具自隨或竹
杖芒鞋或籃輦兩僮傍野巡溪田父牧豎不知為宰相也其
遇可人一水一石稍清陰處必班荆而坐得意欣然時復輕
舟短棹往來遊賞令侍兒歌漁父詞以寄興臨終顧諸子曰

吾年至九十受國厚恩汝等皆在百無餘憾死亦榮矣言訖
了然而逝○大提學申光漢卒字時晦叔舟孫成童未知學
老婢譏之公曰今雖未學則必超千群隣兒踢公仆水中
曰如君不知書者亦公子耶是必無腸公子也公大慚始折
節讀書明年以萬里鷗賦魁禮闈錄勳後所分逆家子孫奴
婢皆許自便不使應役文定特賜中宗所嘗御衣曰無忌先
王以輔後嗣大臣啓請陞秩領經筵少時夢彩鳥八口中自
是才思日進及典文衡又夢彩鳥八口此猶羅含夢吞五鳥
之類也

丁巳

十二年十一月廢妃慎氏卒命以王后考妣禮二等護喪輸
送長生殿棺槨三時供上令各司限三年進排以本宗侄子
別坐思遠奉其祀○沈連源字孟容歸保策衛社封常以

青州謚忠惠配明宗廟庭

戊午

盛滿為戒諸孫之名皆命以謙以父順門被禍軍器寺前終
身不由癸丑景福宮灾蓋此宮青城伯總成而連源又以首
相任重新之功再期而告訖人皆異之乞解兌副左相尚震
請仍任尋卒李栗谷曰連源王大妃祖父也雖無學術頗知
愛士乙巳之難元衡等欲援連源以固偽勳強錄三等連源
雖不能辭而心傷善類之死且慚錄勳至於涔泣
十三年別試特命取次中以上潛邸受學於慎希復殿試
希復之名不在試券特命次中以上盡八之盡數賜第希復
始忝榜時有老微弱公私賤并忝之希復年過六十老也柳
祖詢門地不顯微也尹根壽年二十二弱也姜文佑新良人
賤也

辛酉

十六年震儀仗大燾時儒生殿講沈鐸通源子金箴以椒親落

點八格製述又八格臺諫論之不允唱第日大雷雨震轟即命罷榜

戊壬

十七年正月遣南致勤捕斬海西獷賊林居正居正楊州屠牛漢也狡黠勇嘯聚無賴作賊圻海間與冶匠李春東謀殺鳳山郡守李欽禮遣宣傳官與欽禮等率五百軍跟捕賊八九月山倒着芒鞋使見者八則謂之出二則謂之八以亂其踪又發五色軍往捕潰而歸賊益無忌少有抗者剛裂殘酷數百里行旅不通朴應福為鳳山賊憚之使其黨假稱金吾郎馳到郡呼郡守出應福覺而逐之宗室端川令善吹笛至青石洞被拘時月色正好賊環擁而聽出袖中笛二鶴脰骨體短而韻響清越弄作羽調賊咸鼓舞飛動有衝天之氣徐變為界面調賊皆噓唏歎息至有泣下者林正恐軍心

變急揮手止之即送歸至是以南致勤為討捕使致勤威集軍馬圍逼九月山以困之賊謀主徐林自知不克下山降居正越壑而逃致勤自海州至黃州發民作人城搜捕居正拿致京師梟首賞致勤等有差致勤守勤之武科判尹在西關大會諸將於百祥樓而待妓輩甚嚴公有一寵姬極有姿色妓輩謂姬能批公頰者吾輩當為爾設大宴是夕公宿於樓房將寢妓進妖媚百態因戲微犯頰輔公即以覆衾累妓開牕而投之江妓輩膽慄為人沈毅詳重孝友忠直重惜名節不畏強禦願定號令立決賞罰誠於禮士而好問能用急於撫卒而推恩盡情朝野倚重如長城○九月移葬中宗大王于靖陵二在高陽與禧陵同塋元衡力贊文定遷于報恩寺傍卑湫地人莫敢言

世傳遺陵時哭葬自曠中出翌年順懷
子卒越二年文定薨又明年明廟昇

選人謂遭陵之咎至壬辰陵被倭賊發掘之變○大提學蘓世讓卒字彥謙陽使京呈文請罷門禁禮書夏言奏許五日一出遊觀給通事一人培侍出八李容齋最稱許言於上自通政至資憲主文皆容齋推轂也仁宗初又遭彈扁堂曰退休雖為士流所斥享清閑二十年二兄皆八十接屋而居悶伯氏老喪室常備衣服以進為諸兄先辦供具輪迴適行次及子室肩輿邀出山抄水涯嘯咏徜徉聞者莫不欽艷尚相公震以金提蘆鴈二簇求詩公以二絕奉還曰楓落蘋香蘆荻花疎翎隨意泛晴沙寒天昨夜風霜厲却愛江南有歲華蕭蕭孤影暮江潯紅蓼花殘兩岸陰晚向西風呼舊侶不知雲樹萬里深皆自喻也

癸亥

十八年世子卒謚順懷上哀慟殊切既而歎曰我何哭為乙

已忠賢無罪駢戮予在君位不能止之我家安得世有君王耶○李樛有罪流樛國舅沈綱之婦第也為人愚而多氣上患元衡專擅驟擢樛不數年至正卿以敵元衡樛怙寵驕橫一時嗜利之徒靡然趨附如李戡權信尹百源元衡姪怨其父元老為元元繼儉以崇品阿附慎思獻納賄士龍置題得科目公論亦附樛削科而丐於樛得復事之如奴樛子廷賓愚戡不學用術得科不數月拜銓郎薦密友柳永吉自代朴素立正尹斗壽佐不從於是李戡為大憲劾素立斗壽兄弟李文馨許擘等物情大駭沈義謙乃樛之甥初出仕路欲附士流誘樛賞竒大恒大恒知義謙已通內殿乃劾樛罷職尋加罪樛戡思獻翎百源等竄孟英百鈞付處士龍高敬命等或削或罷大恒初附

樛得副學後附義謙為大憲劾樛時以徐林目之林居正謀

而指揮捕居正之術故也

子甲

十九年正月處士成守琛卒守琛字仲玉世純子生于弘治

癸丑天性至孝幼稱孝兒丁思甫公憂守墓坡州有客過其廬投詩曰成門有二子孝行繼家君啜粥誠橫日焚香哭徹雲禮神朝與夕謁墓曉無曠一法朱文制當今此始聞與弟守琮遊靜菴門識者以英達許其弟而至於敦厚和粹則咸推兄也居憂病羸自度不能與世俯仰遂杜門廢科箒書室白岳麓松林中扁曰聽松獨處其中日誦大學論語手寫太極圖自通書以下程朱之書類會抄錄常置座右薦授叅奉謝恩不就徵遺逸授六品官語人曰吾世臣也豈可偃蹇以辱君命病不能仕則已定矣拜禮山積城皆謝命不就除司

紙尚相震移書勸出荅曰昔文正不薦程瓊知其性謙年老無復當世意故也公非知我者也竟不起聘家舊業在坡山下牛溪之側卜居其中扁曰竹雨為終焉計至是病甚正月二十五日卒前一日謂子渾曰死生常理奚復云一遭歸盡良是易事且曰銘旌書初授主簿可也遂更衣就枕而絕年七十二諫院啓其力行古道杜門求志斯可謂一國之善士當代之逸民宜加恤典上嘉納賜棺一部優賜米菽發軔造墓皆給軍近代曠典也長身秀骨儀形甚偉喜怒不形言笑有時望之儼然郎之穆如通不踰閑介不絕俗神容渾厚不露圭角於事無甚可否至斷以義理則凜乎有不可犯者行已大防不甚異於人而收束斂制處確然自守味淡泊絕嗜慾常情所不堪而方且綽二然有裕性雖高潔接人無貴

賤大小與之歡洽油然及門之士被其容接者穆然如在
春風中觀其眉宇鄙吝自消聽其談論放心自收其言溫厚
平易無智愚皆獲其益聞人一善輒歎其不可及見人過失
未嘗面斥惟示微意使之漸化愛閑多病寒暑不敢出每春
暖秋涼命駕出遊風味而歸一室圖書燕處超然人但見游
心事外若無意當世而其傷時憂國出於至誠嘗曰吾老耄
讀書方知其味無窮使我讀書於今日則庶幾有得而七十
之年衰病俱極深可歎也坡山四言詩曰坡山之下可以休
休古澗清冷我纓斯濯飲之食之無喜無憂與于茲山孰從
我遊自贊曰其容枯槁其貌亦古行年四十猶在布衣初心
不撥終始無違聽松庭內不喜栽花木獨於巖縫手植雙松
歲久龍身蟠屈鱗甲蒼然日一撫玩曰愛汝不受風霜之侵

彼蒲柳望秋而先衰者見汝能無赧顏乎筆法雄健蒼古自
成一家得之者不啻拱壁有人請書先碣其文乃李季向所
撰默閱良久曰子識季向所為乎許翊傳有此人遂不復言
為先墓優置墓田憺獲構屋墓下藏器有閣收穀有庫具饌
有廳致齋有室以至床席器用之細皆親加規畫無不精固
為之八籍以為經遠之圖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若後之督
引在子孫賢否耳節祀時令奴婢齋沐掩口而具菜蔬甚豐
潔又益以自家奴婢命其子遺書子孫俾勿侵奪郭伯瑜題
聽松堂詩曰慤勤好在一株松歲晚風霜不改容蓋以此其
勁節○當時聞人有鄭之雲號秋岳嘗受學於金正國有志
性理之學好善嫉惡出於天性洪仁佑號恥齋勵志為學孝
友出天李仲虎號履素篤學力行有絕異驚人之事李夢奎

號天休天分高而氣宇宏達金謹恭庶子也號惕菴少失學
弱冠忽自悔悟發憤用功操守益固李天休字昌世生穀世從
母夫人興寧副正取養之興寧無嫡子有庶出四人以其頑
罵不子之興寧卒公執喪如親子招庶子勗之曰養父平日
使我承重但既有繼姓子異姓奉祀未安汝宜改行易慮敬
主其祀田庄臧獲優給庶子庶子皆感泣仁宗昇遐仰天槌
背作詩曰東方一千載皇天生舜禹朝野共傾歡至化期朝
暮大計一夕播厥疾由哀慕御極未踰年天意終難諭歡心
變惻痛臣民如喪父士生欲何為盛事無由睹公有好善嫉
惡之心而未嘗露圭角有輕世傷俗之意而未嘗言及時事
臨死從容不動聲氣其生也一鄉尊之其死也一鄉哀之因
其外亦可想其中矣○領議政尚震卒字起文賜几杖謚成安尚之先

出木川麗朝統合以百濟舊民屢有驚擾賜畜姓以辱之其
先得象後改尚祖曾英孚世居林川家富乃取債券 燒之
曰吾後世必有昌貴者植三槐于庭父甫禱聖住山生公幼
失怙恃依鞠於妹夫夏山君成夢并為兒戲嬉卓越豪縱成
童尚不學被慢於儕流即發憤就業嘗奏事簾前文定曰相
公致此不獨未止人與殿下先王常稱卿可大用至書名屏
障以識之今用卿遵先王意也公曰小臣蒙先王恩寵用特
旨除官迨過十餘度人至疑臣以他道進也荅曰卿宜以他
道進者特知遇深耳嘗曰自古中國有難我國必與受其害
以今只置義州防禦又無城墜若鐵騎乘冰其將奚以國家
設長城價布專為是也吾之築城箭串為江邊為之兆也有
志未就常恨之為相十六年當元衡用事製財不能行其志

每夜布席中庭仰面獨卧歎曰這翁今番行次甚為中間矣
度量宏好看自警篇自言若韓魏公王盞等事如某亦可
及也常以古人行事將來已身上料理於宋朝名臣多慕效
之最喜開襟下問訪於微賤如得其善必稱好而采用之人
有被薦者來謝輒曰爵祿人主之柄非私門所有慎勿復言
嘗讀大學衍義歎曰吾讀此書將以致用邇來謀議動見沮
悞何也嘗曰祖宗與先臣經歷多思慮深後人遵之無敗足
矣作小聰明要勝於祖宗之上於義安乎故凡論人才必以
持重不變更舊章為首讀書至人徒知有功之為功不知無
功之為功三復喟然歎息適相繼居有自樂之時謂子弟曰
為善最樂非樂不足以語君子試以論語中浴沂章似若歌
調而長咏之則古人氣像可得矣凡事詳慎周備即始慮終

萬全然後乃舉不但大者雖尋常細事如簡札之末莫不皆
然常與子弟設酌月下各賦詩自吟一絕曰誰謂月輪天
上到醉看盃底分明到盃傾月亦八吾腹表裡清光交更好
語子弟曰吾死必有行狀我蹟無他可記若曰公晚好鼓琴
微醺輒彈感君思一曲以自娛則當矣上於後苑賜侍臣酒
震醉小道上_二知之曰大臣在路傍過行未安命遮以帳乃
過卜者洪縉寬推震一生吉凶纖毫不差至棄世年月日震
固無恙洪異之問有陰德可以進壽者震曰豈有是哉但玉
堂脫直路有紅襖取見之乃純金盞一隻也默而藏之掛榜
求失者有大殿別監來言子侄婚禮時竊御厨金盞而失之
已犯死罪因出給之矣洪曰公之延壽必以此也後十五年
卒○贊成丁玉亨與尚震同監仁宗胎_辨于嶺南咸昌守舊

丑乙

識也欲勸酒而先醉因失溺流座王亨與震相視而笑其後返慶尚之路終不一言及此事震亦服其量以為不戲人小事如此况言大過乎王亨直學時路逢一醉人曳執轡者批頰無數王亨隨其執轡者見曳或東而或西良久終不怒醉人力疲乃去五六步復來拜馬前曰大人當作政承王亨唯唯不問

二十年四月大王大妃薨六月流妖僧普雨于濟州初普雨出八宮禁恣為譁張又設無遮會於楊州檜巖寺所供殆竭國力八道僧俗奔趨填咽時四月七日也八日乃佛祖揆度日將以是日行事粉米穀千斛作飯其色赤如血染象恠之文定遽以七日薨僧俗驚惶潰散至是臺諫太學交章請誅命黜外乃竊騎捕馬而走改命流濟州牧使邊協因事杖殺

之○八月尹元衡有罪削爵放歸田里元衡柄生殺之權二

十年士林含憤莫敢發文定既薨上欲罪元衡朝議曰未測上意上覺之一日於經筵問漢文

誅薄昭是非群臣始知之矣大諫朴淳慨然曰劾冀斬憲挽回世道吾責

也欲與大憲李鐸合辭鐸縮頭曰公赤老夫族耶淳徐譬之乃許兩司合啓領議政尹元衡托肺腑之親據上台之位專

政擅命竊弄神器姑以一二事言之欺罔天聽以妾為妻其

妻金以蘭貞為妻敢以妾女議婚於德興君之子當文定大漸遣其

妾八大內號令內醫妄試雜藥趨赴之人布列方鎮舟運陸輸絡續其門大厦十餘區供帳什物奴婢飲食皆如常所家

富於國身侈於主多防海澤冒占良田官家給種守令監農縱其豪奴掠人妻奪人田甚至殺人而屍親不敢發請亟命竄謫乃命削職放歸以李浚慶代為領相朝野相慶元衡既

丙寅

出門奴僕皆散只携二三老妾及蘭貞作行百姓聚于街路
詈罵投石至欲射殺元衡潛往交河遂徙江陰常以鶴自隨
醫所識碧蹄驛吏曰知有拿命須為先通日與蘭貞對泣前
妻金氏之緇母姜氏告蘭貞毒殺金氏將為三省推鞠及是
驛吏誤傳金吾即來矣蘭貞聞之自殺元衡大慟不久亦死
○罷尹春年職春年聽元衡喉殺元老因此發身驟躋宗伯
以師道自處浮薄之徒從之講學至是罷職歸鄉熟中飲冷
發病死○十二月命招時原任大臣禁府堂上疏釋乙巳以
後被謫諸人盧守慎金鸞祥柳希春韓澗李震尹剛元量移
柳堪李元錄放白 李堪閔起文黃博尹忠元宋希奎職
牒還給

二十一年以李滉為工曹判書兼大提學上遣內醫延壽聃

丁卯

賚藥問病連下別諭不得已上來肅命遂有是除茲即辭歸
上密令畫工模寫陶山形勝又嘗宣醞湖堂以招賢不至律
詩命製而御書註下曰指李滉也其見敬禮如此五月命生
進中經明行修者命吏禮曹議大臣以啓以學生李恒前叅
奉成運前別坐韓脩前叅奉南彥經林薰進士金範等六人
應薦○世宗皇帝崩穆宗即位罷兩禪科去內需寺印信從
兩司啓也○領議政李浚慶上疏極諫時政闕失且請建
儲

二十二年穆宗元隆六月上昇遐于景福宮之養心堂乙丑九

月上不豫浚慶請願定國本中殿下一封書于大臣只使大
臣見之其中書河城君之諱而已上候平復命別擇師傅教
誨之方不豫時浚慶承內旨扈衛河源君筭疾間聞之玉色

丙寅

出門奴僕皆散只携二三老妾及蘭貞作行百姓聚于街路
詈罵投石至欲射殺元衡潛往交河遂徙江陰常以鶴自隨
屬所識碧蹄驛吏曰知有拿命須為先通日與蘭貞對泣前
妻金氏之緇母姜氏告蘭貞毒殺金氏將為三省推鞠及是
驛吏誤傳金吾即來矣蘭貞聞之自殺元衡大慟不久亦死
○罷尹春年職春年聽元衡喉殺元老因此發身驟躋宗伯
以師道自處浮薄之徒從之講學至是罷職歸鄉熟中飲冷
發病死○十二月命招時原任大臣禁府堂上疏釋乙巳以
後被謫諸人盧守慎金鸞祥柳希春韓澗李震尹剛元量移
柳堪李元錄故 仁傑李堪閔起文黃博尹忠元宋希奎職
牒還給

二十一年以李滉為工曹判書兼大提學上遣內醫延壽聃

丁卯

賚藥問病連下別諭不得已上未肅命遂有是除茲即辭歸
上密令畫工模寫陶山形勝又嘗宣醞湖堂以招賢不至律
詩命製而御書註下曰指李滉也其見敬禮如此五月命生
進中經明行修者命吏禮曹議大臣以啓以學生李恒前叅
奉成運前別坐韓脩前叅奉南彥經林薰進士金範等六人
應薦○世宗皇帝崩穆宗即位罷兩禪科去內需寺印信從
兩司啓也○領議政李浚慶上疏極諫時政闕失且請建
儲

二十二年

穆宗隆慶元年

六月上昇遐于景福宮之養心堂乙丑九

月上不豫浚慶請願定國本中殿下一封書于大臣只使大
臣見之其中書河城君之諱而已上候平復命別擇師傅教
誨之方不豫時浚慶承內旨扈衛河源君筭疾間聞之玉色

不悅曰予病豈至於斯而大臣預為此事歟特進官閔箕袖
大學衍義定國卷進之曰大臣謀國豈顧身謀古今亂亡恒
由於儲嗣不定觀此書聖人當自知之上諦視色始降曰首
相以身殉國可謂社稷之臣矣仍命經筵講衍義大學衍義
進講自此始至是上候粹重承旨尹斗壽書文彥博八宿禁
中故事示浚慶浚慶宿禁中夜三更中殿急召大臣浚慶通
源以承史八侍上已不能語不能視內人以冠帶置于卧內
而已浚慶等進前大聲曰臣浚慶等來願聞後事上不應但
微聞呻吟聲時寢內設帳帷中殿自帳內教曰後事已有乙
丑之教當遵行大臣向帳內俯伏承命拜伏地曰社稷之計
定矣是晚上昇遐大臣會坐慶會南門呼承旨李陽元注書
黃大受至前泣謂曰速往社稷洞德興君第奉阿尺氏來陽

元起出大受趨至前告曰此即大事也豈可以言語往傳雖
一二字願得上旨而去大臣始悟招承傳急啓之曰內書德
興君第三子八承大統可也十二字付陽元以送時三公子
居私親河東郡夫人喪陽元等往傳內旨侍衛來集天曙兵
曹判書元滉領侍衛壯士始至內乘進輦大受曰古人有塞
簾然後乃拜者請三王孫皆出親見然後乃可奉迎上哭辭
郡夫人靈座著白衣烏紗帽以出將乘輦大受請舉簾諦視
陽元等遂進輦前審視環拜而行八自光化門步由勤政殿
東庭即喪次是日內外洞開重門百官徒隸喧鬧雜亂踈濶
如此而領相素有重望故國人倚信僥倖之輩妄言扈從當
錄功全集記名宮奴以簿授大受曰嗣子命歲之大受曰嗣
子今日豈有命令耶不受之乃授承旨朴素立人皆譏誚素

立謬曰吾以為扇封而受之耳後臺啓焚其錄罷陽元等職
李珣曰聖主初薨四壞喪考至於嗣子著白衣侍從之臣乃
著吉服何耶彼其之子平日行呼唱於道路自謂不後於人
乃其倉卒之際顛倒失措脫有禍變其能抗節不撓乎噫彼
發冢振落之輩尚奚足云朴素立惑於宮奴之說袖藏無賴
之簿其亦可羞也此時嗣位終定人情大安者是李浚慶鎮
物之功也方迎立時陽元請召三司長官恭頌浚慶厲色曰
我以首相承遺教君招三司將欲何為陽元惶恐失措及即
阼有欲罪陽元者浚慶絕之曰彼敬慎大事而已豈有他意
議遂定○上廟號曰明宗上嘗曰得謚為明足矣至是果符

朝野會通卷之十三

朝野會卷之十四

宣祖紀

宣祖昭敬正倫立極威德弘烈至誠大義格天熙運顯文毅武聖膺達孝大王諱昞初諱

中宗第七別子德興大院君昭之第三子河東府夫人

鄭氏判中樞世虎女以嘉靖壬子十一月十一日誕降于仁達防

私第在位四十一年戊申二月朔日薨十四男十一女葬穆陵楊州

三十里

妃章聖繼烈貞憲懿仁王后朴氏羅州潘城府院君應順女庚子六月

二十七日薨葬穆陵

繼妃昭聖貞懿烈光淑莊定仁穆王后金氏延興府院君悌男女壬申

六月二十八日薨葬穆陵一男一女

丁卯七月丙辰卽位于勤政門王大妃垂簾同聽政上幼有

立謬曰吾以為扇封而受之耳後臺啓焚其錄罷陽元等職
李珣曰聖主初薨四壞喪考至於嗣子著白衣侍從之臣乃
著吉服何耶彼其之子平日行呼唱於道路自謂不後於人
乃其倉卒之際顛倒失措脫有禍變其能抗節不撓乎噫彼
發冢振落之輩尚奚足云朴素立惑於宮奴之說袖藏無賴
之簿其亦可羞也此時嗣位終定人情大安者是李浚慶鎮
物之功也方迎立時陽元請召三司長官恭頌浚慶屬色曰
我以首相承遺教君招三司將欲何為陽元惶恐失措及即
阼有欲罪陽元者浚慶絕之曰彼敬慎大事而已豈有他意
議遂定○上廟號曰明宗上嘗曰得謚為明足矣至是果符

朝野會通卷之十三

朝野會卷之十四

宣祖紀

宣祖昭敬

正倫立極威德弘烈至誠大義格天熙運顯文毅武聖肅達孝

大王諱昞初諱

中宗第七別子德興大院君昭之第三子河東府夫人

鄭氏

判中樞世虎女

以嘉靖壬子十一月十一日誕降于仁達防

私第在位四十一年戊申二月朔日薨

十四男十一女葬穆陵

三十里

妃章聖繼懿仁王后朴氏

羅州

潘城府院君應順女庚子六月

二十七日薨葬穆陵

繼妃昭聖貞懿明烈光淑莊定

仁穆王后金氏

延興府院君悌男女壬申

六月二十八日薨葬穆陵

一男一女

丁卯七月丙辰卽位于勤政門王大妃垂簾同聽政上幼有

美質相表清秀明宗既喪順懷擇於諸侄中默眷已久嘗并
與二兄召八脫所御冠令以次著觀其所為次及上跪而辭
曰君上所御臣子何敢近頭明宗驚歎曰然當以此冠遂給
汝也仍問君與父孰重令書字以對則曰君親雖曰不同忠
孝本無二致王大奇之召見必歎曰福哉德興別擇師傳韓
明胤鄭芝行與其選至是八承大統時年十七歲既踐阼動
遵禮法閉戶嘿坐不與宦侍接言朝野想望乳媪乘屋轎入
闕有所干白上不悅曰汝何敢遽承屋轎耶命黜之乳媪步
還其家○詔使檢討官許國給事中魏時亮來領新皇帝登
極詔至嘉山聞有國喪遠接使以下舉哀使通事洪順彥進
告兩使兩使有懼色曰國君無嗣而薨事未可知吾輩遽為
越江待國事有屬來領詔似當仍問首相何如人曰首相李

浚慶賢相也國人信之兩使曰無虞矣即使頭目俞深托以
問喪禮先馳八都實欲偵探也蓋許詳悉從容魏嚴正舉止
有法及入都上以權知國事俱世子七章袞冕迎于慕華館
禮判李鐸相禮終始無違禮兩使注目歎曰這等少年動中
禮節東國之福也明日兩使以素服行吊又明日謁文廟坐
明倫堂儒生二千人拜于庭兩使起立答揖甚肅使遽百官
班送於慕華館前兩使御轎甫揖乘轎而去歸橐蕭然東人
想望愛慕久而不忘至今稱之曰許魏天使許天使與李浚
慶從容答論至於國朝禮制風俗無不詳問又請錄示浚慶
於座上操筆詳錄一通以遺之見東臯集補遺許又問東方亦有能
知孔孟心學箕子疇數者李滉錄示禹綽鄭夢周尹祥金宏
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彥迪徐敬德等

東方學問淵源錄退溪嘗論金宗直見本金宏弼傳最高靜菴
天稟甚高學力恐未深造其論昭格畧一事可見君臣之義
豈容若是此靜菴有些過當處又曰窮格踐履兩極其致迨
其晚年學益高德益邵晦齋學問當為東方第一又曰花潭
論氣則精無餘而於理未甚透徹主氣太過或認理為氣然
吾東方前此未有論著至此者發明理氣始有此人耳但言
語之際自負太過恐其所得未深也又曰南冥所見實與莊
周一串林芻川薰言於退溪曰南冥令子弟撤毀淫婦家甚
不當莫如獨採我薇巖也退溪曰此言甚當又曰鄭靜而名
雲辨資稟甚高但於本原上踈漏及聞其卒曰靜而踈處太
秋密踈世俗所唾點好處甚好吾輩所難得龜巖李禎尊重近仁
而循塗守轍未能口透得大綱領南冥倡南華之學蘊齋守

象山之見栗谷曰靜菴花潭多自得之味退溪多依樣之味
靜菴則英邁超卓望見全體微有未盡瑩者且未能深信朱
子微涉於理氣一物之病退溪則深信朱子而精詳縝密用
工亦深其於全體不可謂無見而若豁然貫通處則猶有所
未至故理氣互發理發氣隨之說反為知見之累花潭則見本
傳蓋退溪多依樣故其言拘而謹花潭多自得故其言樂而
放謹故少失放故多失寧為退溪之依樣不必效花潭之自
得也澤堂曰嶺南退溪南冥門派頗異退溪以下柳西厓成
龍金鶴峯誠一具栢潭鳳齡有名而仕宦出入不復講學吳
德溪健學行最高遊於兩先生門而早卒無傳趙月川穆閑
退老壽而士心不附亦無弟子南冥高弟鄭寒崗述金東崗
守顛為最而聲價皆不及鄭仁弘兩崗無宗退溪故稍異於

仁弘仁弘誅戮後嶺之下道無學者惟寒崗為完人張旅軒
顯光為高第旅軒歿而無傳述者嶺南之學止於是湖南則
上道有李一齋恒下道有奇高峯早世不及講學一齋弟子
雖衆惟金公千鎰以節義著學者無傳焉鄭汝立出於其後
與李潑鄭介清相應倡和雄豪一道為無賴淵毅及其叛逆
渾被誅戮湖俗浮薄本不喜儒術汝立敗而人以為噉矣湖
學自此盡矣庶流之學問者李履素齋仲虎金惕若齋謹恭
朴守菴枝華朴鼎山洞賤人有學問者徐起孤宋翼弼天
資透悟剖釋精微詩詞絕妙世多傳誦學者亦多從遊但其
家有世累而不思蓋履身居賤流而妄自尊大李鶴溪山位
極人臣而每以短札通書外面曰汝受山拜上其於牛溪
栗谷待以平交爾汝矣及安氏子孫起訟起獄及與兄弟家

百餘口亡命逋竄宣廟命探捕謫熙川遭倭亂得放猶大言
高論譏詆時事到處戶屨皆滿以溪曰東方道學之說以鄭
圃隱倡絕學於麗季金寒暄繼墜緒於我朝而微言未著至
道未暢靜菴趙先生以誠明之學任君臣之責立朝施設蔚
有可觀其流風餘韻足以聳動百世矣自是厥後間有一二
儒賢挺生名世而未見其卓然傳道者退溪先生承儒賢斬
伐之餘能以興起斯文為己任沈潛經傳講明義理守一己
之謙德牖後學於來世其功可謂大矣至於明白純粹洞澈
無滓真知宗踐得聖人之宗旨考之言行而無瑕尤措之事
業而合時宜出處以正進退以義任繼開之丕責壽道泐於
無窮者惟吾栗谷先生一人而已其所以論道學之淵源先
哲之本末而審於取舍者如此云又曰理氣混融元不相離

權陽村近以為兩邊出退溪李先生以為互發皆所見有未透而失之二歧也栗谷曰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理者太極也氣者陰陽也今日太極與陰陽互動則不成說語也太極陰陽不能互動則謂理氣為互發者豈不謬哉此言雖聖人復起而不能易者也

李恒

字恒之 號一齋

勇力絕倫好遊俠角觝弓馬冠一時三十折節

讀大學過隣家見壁上揭朱子十訓白鹿洞規慨然曰幾失此生奮發求道登道峰上望月菴危坐誦思體認心得刻苦傳著奉母歸恭仁從朴松堂學明廟朝薦授司畜乘傳八對陳進學致治之方宣祖以掌令召卒于粉洞仁 恭鄭之雲字靜而 號秋岫世居高陽學於思齋有志聖理讀易十餘年思齋歿心喪三年好善嫉惡出於天性以此寡合屢遭謗議

晚年頗好飲酒諧謔嘗作天命圖又著說退溪稱賞而叙之第其初不由階級而不屑為研精熟復之功辛酉遊天磨山病遽到昇天江而歿

洪仁佑

字應吉 號恥齋

自少礪志為學堅忍刻苦立心行事直以聖

賢為標準晚師退溪造詣益精常伴居室箴述靜菴志行父

憂毀疾卒

有子 進

趙穆

字士敬 號月川

生禮安月川里五歲在父椿懷中口授大學十

五學退溪登庠廢舉專意學問以薦陞六有除或出或不出壬辰北望痛哭甲午赴行在首陳和議之非丙午卒年八十三官至工叅踐履端宗任真天然嘗曰小學乃作聖根基大學只是知行二字讀皇明通紀見燉煌賣題事道一編之說始疑其為人為學乃錄稟先生先生於是作心經後論在山

林未嘗談當世事曰在山林當作山林語嘗抵書西厓曰相國平生讀聖賢書畢竟所得只講和誤國四字耶子弟侍坐有未及整冠厲聲曰昔管寧遇風波仰天呼曰吾平生無他罪但三景不科頭耳不冠甚是惡事

林薰

字重成
號普川

世居安陰五六歲伯兄染瘟舉家出避薰願留救病其孝友如此十五志學中生負薦社稷忝奉親喪廬墓年過六十而不廢拜不脫裘以孝旌閭政府薦經明行脩除彥陽縣監引見進大學中庸之義官判決事甲申卒年八十五鄭桐溪曰天以雲錦之美畀先生受而藏之八十餘年不污不毀全而歸之其發於容貌辭氣間者溫厚而和平清通而閒曠不以稠廣而矜持不以幽獨而怠慢事父母竭誠孝處兄弟篤友愛口未嘗言人過事君則一出於正而無功利

雜霸之術治民則清慎慈恕恂悞無華平居未明而起盥櫛衣冠對案看書倦則瞑目隱几夜久乃寢嘗謂後生曰吾自少每追思前日所為未嘗不兢惕至老猶然云配享公兄弟于一壺之廟蘊今八孤城朝夕待死而乃於砲石之中謹撮梗槩如是

曹好益

字士友
號芝山

生昌原夜必懸髻讀書都事崔混勒差檢督督納閑丁五十名怒其未準殺梓曳加杖以土豪啓配江東構遂志齋鳴玉堂深衣幅巾整襟讀經傳性理書遠近學者聞風奎集混嘗遇諸途握手愧謝壬辰去邠特除金吾郎為召募官遂起義有戰功有旨云爾自中和盡誠討賊平壤旣拔旋赴北道轉闢南下能致斬獲予甚嘉悅賜鹿皮晚歸永川結茅芝山下杖屨遊息夜觀天象時閱易爻已酉卒官止

南原府使為人寬簡峻潔無一點塵埃態自少至老心神口
眼無一日不在聖賢書謹於祭祀器用別有藏所婢僕前期
沐浴布掩口鼻封閉泉井不使外人渾汲也所著有心經質
疑家禮考證等書門人作院俎豆之

李仲虎

字風后 號碩素齋

孝寧大君庶裔資稟勇敢勵志為文章金

慕齋見之曰奇哉非鬼不能由是詩名大振嘗讀孟子至人
皆可以為堯舜遂慨然有求道之志晝誦夜思至忘寢食曰
動靜語默皆天也一毫之差生理便息故嘗刻九容九思於
竹簡終身珮服刻敬義二字於環圭懸于笏晨興盥櫛拜廟
問寢退坐書堂終日儼然如對父師寢用警枕小睡則悟嘗
謂學者曰萬物有其則如其有形斬人一支以自便仁人之
所隱見一分之理未盡便害一分之理是斬之也學者能見

理如形則莫非已也何患難行認得為已何所不至於蠅
飛蚊過亦必怡然語學者曰其自得之趣神化之妙最好觀
自己卯後小學為世大禁公奮然獨立倡鳴數年播及京外
人皆知有是事之在於天下而有能興起而悅服者非惟大
有功於學者其能砥柱中流卓然不為習俗所移如此花潭
與講禮數日歎其不可及也晚除六品職卒年四十三所述
心性圖與性理明鑑及自警詩文數百篇藏于家退溪曰吾
未見履素之為人但以得於響聞想見其人能篤學力行有
絕異驚人之事故其倡率學徒亦能有奮動振作之效衰世
豈更能得此人哉及後得見其所著心性齋并說詩文其於
道學精微處非混輕議處也

金謹恭

字敬叔 號惕菴

牧使瑁庶子資稟英毅弱冠忽自悔悟受小

學於李履素又令叩成東洲問學須窮理妙在自得之旨發
憤用功每起衣冠終日危坐不移手足耽思猛省大有所得
猶曰頃刻之力不緇悠久之功俱廢嘗曰地皆薄水動如恐
陷蓋動靜交養之功未嘗頃臾捨也至於應事接物辭氣安
靜難疑答問明白精切人皆敬信疾革令扶出堂揮婦人無
得近而絕年四十三妻宋圭菴之庶妹嘉君志行乃以歸之
卒無嗣

宋翼弼

字雲長
號龜峯

居高陽龜山下故學者稱龜峯先生七八歲

有山家茅屋月叅差之句與李山海崔慶昌白光勳崔安等
友善號八文章文主左馬詩主李白其論說理致通透灑落
無所碍滯學者帖口於前者終日不絕酬酢不倦虛往宗歸
栗谷牛溪亦投口相口交論辨義理以古道自處雖公卿貴

人既與之友則皆抗禮字而不官人多竊罵而亦不為意也
嘗請婚於栗谷栗谷正色不答翼弼笑曰李叔獻猶未免俗
矣嘗草李延平訟栗谷疏群憾益怒啜安貞愍之子孫欲遷
其賤籍而滅其家初避仇山海後就理有三日頭無
君子冠之句與弟翰
弼竄邊已交卒于沔川寓舍葬於唐津元堂里慎齋守夢藥
峯畸翁姜監司潔許處士兩金叅判槃同春考爾昌或以道
學或以宦業傳道後生輔毗王家趙重峯稱以到老劬書學
邃經明行方而言直足蓋父愆李士亭曰玄黃方寸間鄒魯
實非迥徐孤青謂學者曰爾輩欲知諸葛亮見宋龜峯可也
仍曰吾以諸葛亮似龜峯也洪叅議慶臣諫其兄可臣曰兄
何與宋某友乎吾見宋某必辱之可臣笑之其後龜峯至不
覺下階迎拜曰非我拜也滕自屈也金昇平邂逅山寺日聽

其言議晚來曰吾之得至今日繫當日親炙宋龜峯之力也
蓋嘗以老先生所言而論之則志大宇宙勇邁古今者實先
生素志而其於細密精微不能無踈脫者豈其才高識博鍊
達世務為此足以入得聖賢門庭做得皇王事業而或少涵
養本源之功耶嘗譏李山海詩曰荔支一個江南草連理無
情半夜言男子幾人還固寵香羅巾下怨芳魂上海上達此
詩謫白川宋允菴曰龜峯聰敏之才無與為此盡誦朱子大
全可知其深於學容儀甚儼人莫敢慢然其父祀連即弒主
之凶賊在龜峯之道自當謹慎守分而乃與粟谷友字呼叔
獻李山海之作相與書曰汝受拜上若是倨傲踈脫故乃為
東人輩所陷亡命而逃徐孤青潛往見于一官舍而歸沈吟
不樂曰宋某亡命奔走之中在於官舍其驕從無異官負舉

措駭恠故為之不樂也

徐起

字待可號
孤青樵老

七歲學于書堂作詩呈師曰書堂長勿毀使
我讀聖賢母病斷指和藥以進母復甦百家衆技之說無不
涉獵允慕禪學二十餘遇土亭始知吾道之正盡棄其學而
從之與土亭周遊四方無遠不到登漢拏山而遷土亭令就
學于履素齋之門受大學中庸三年始返鄉歎鄉風鄙惡欲
行呂氏鄉約作講信堂里中惡少潛火其室遂挈妻子入智
異山紅流洞結廬力田以供朝夕秋夏之交煮山梨以充飢
講學不輟遠方之人聞風負笈尋卜居鷄龍山孤青峰下孔
巖洞洲之士莫不敬畏而尊師來者日益衆乃曰古昔聖人
昭教為學之方却是大綱說後學難於尋究若朱子便極論
而詳說之就其所說而求之也在天子有天子事在諸侯有

諸侯事在公卿大夫有公卿大夫事在士庶人有士庶人事各隨其所當法之事而法之後學所可師範宜莫如朱子也買朱子畫像於燕市郎所居立一小屋奉畫像位版逐日晨謁如是十八年沈潛經史樂而忘食末年所得益高明辛卯卒年六十九起本沈相悅家奴也沈相悅母夫人寡居嘗以事杖之翌日聞唱導聲招起問之對曰昔嘗納拜於士夫間聞小人受罪或賜臨訪矣夫人曰汝既識字留教兒子起遂盡誠教導至於成立欲許從良起曰奴主既有定分從良便是犯分辭不受孔巖書院享朱子祀孤青於院傍○禮曹判書李滉歸鄉滉八都未拜命而明廟賓天仍撰進明廟行狀授拜宗伯以疾辭遞不辭朝即日歸或以回山日迫不待而往歸為非蓋滉自謂無經濟才故難進易退如此○九月前左議政沈通源有罪削奪官爵

放歸田里通源於王大妃從祖季父也對策大庭指安老為忠謹遂擢魁科中廟甚不韙故不顯用明宗朝發身姻戚驟躋台府貪黷無厭門如市肆有子鐔鐔行若盜賊至是百僚庭籲得請○大行回山大臣請勿會葬故事上未會葬則立主奠例以三公替獻大臣不考古禮文定葬以宋獐壽為獻官大行葬以秩高宗臣為獻官李珥曰立主大事也上不會葬則三公為獻官重其事也是何難行之例而莫之行耶嗚呼山陵石物儀仗必侈於前禮文喪制必殺於古如水蓋下不知終如何也○十月卒哭後命行白笠終喪之制五禮儀曰白笠之制列朝遵用而成宗以帽帶皆用烏笠亦當黑中宗喪用柳灌議復古仁宗喪廢不行文定喪元衡又詆灌議不用至是始復舊制○上御經筵卒哭前臨筵讀而無問卒

哭後開講反復確論蓋欲存諒闇之禮而然也朴淳退朝語
人曰瞻上玉容真英主也竒大升歎曰好學樂善真聖主也
大升以執義極論已卯乙巳士禍本末又請召用李滉表章
李彥迪遺書上從之於是彥迪庶子全仁上疏呈進修八
條即復彥迪官召李滉拜知樞又言李滉則地位甚高其論
述近於程朱近代稀有也李恒少時好俠業武悔悟為學其
勇與古人無異德器亦成但晚而知學問不能該通曹植
氣節磊落壁立千仞可以廉頑立懦而學問則不循規矩成
運亦遺佚之士也未知其學如何大抵恬惓自守人也一時
賢士人品不一而李滉為最又言己卯乙巳遺人雖蒙恩立
朝年耆艾請不次擢用指白 盧守慎柳希春言也

戊辰

元年

隆慶二年

大妃遽政于上前此白

曰說古事微及遽政

之意大妃已納其說至是謂侍臣曰日變紅日上之作良由未
亾人聽政即令撤簾○以李珥為弘文校理珥上疏曰髫年
求道學未知方泛濫諸家因有底定生丁不辰早喪慈母以
妄塞悲遂耽釋教因昧本心走入深山從事禪門殆周一年
賴天之靈一朝覺悟纍然歸家慚憤求死自古中釋氏之毒
未有如臣之特深者當是時自分為世所棄便欲躬耕讀書
以送天年臣父惜臣雖末技強令求名遂作舉人區區之
意只求斗升之祿以救飢寒耳豈期好官倘來謬恩橫被歷
職即署出八華省自顧初心不寒亦慄請命解臣職勉力為
學以修舊愆荅曰自古豪傑之士未免佛氏所陷溺不可以
昔日耽禪之小失輕遞論思之重任且悔過自新其意可嘉
宜勿讓○七月判中樞府事李滉承召入京滉力辭贊成新

哭後開講反復確論蓋欲存諒闇之禮而然也朴淳退朝語
人曰曠上玉容真英主也竒大升歎曰好學樂善真聖主也
大升以執義極論已卯乙巳士禍本末又請召用李滉表章
李彥迪遺書上從之於是彥迪庶子全仁上疏呈進修八
條即復彥迪官召李滉拜知樞又言李滉則地位甚高其論
述近於程朱近代稀有也李恒少時好俠業武悔悟為學其
勇與古人無異德器亦成但晚而知學問不能該通曹植
氣節磊落壁立千仞可以廉頑立懦而學問則不循規矩成
運亦遺佚之士也未知其學如何大抵恬惓自守人也一時
賢士人品不一而李滉為最又言己卯乙巳遺人雖蒙恩立
朝年耆艾請不次擢用仁傑盧守慎柳希春言也

戊辰

元年

隆慶二年

大妃遽政于上前

仁傑回說古事微及遽政

之意大妃已納其說至是謂侍臣曰日變紅暈之作良由未
止人聽政即令撤簾○以李珥為弘文校理珥上疏曰髫年
求道學未知方泛濫諸家固有底定生丁不辰早喪慈母以
妄塞悲遂耽釋教因昧本心走入深山從事禪門殆周一年
賴天之靈一朝覺悟纍然歸家慚憤求死自古中釋氏之毒
未有如臣之特深者當是時自分為世所棄便欲躬耕讀書
以送天年臣父惜臣雖末技強令求名遂作舉人區區之
意只求斗升之祿以救飢寒耳豈期好官倘來謬恩橫被歷
職即署出八華省自顧初心不寒亦慄請命解臣職勉力為
學以修舊慝荅曰自古豪傑之士未免佛氏所陷溺不可以
昔日耽禪之小失輕遽論思之重任且悔過自新其意可嘉
宜勿讓○七月判中樞府事李滉承召入京滉力辭贊成新

命有請授閑官以至誠召之者乃移判樞下旨特召遂赴命
上疏陳六條一曰重繼統以全仁孝主上以王室至親八承
大統凡所以繼志述事者莫非出於至誠其於仁孝之道不
患其不致隆也然心難持於盤水善難保於風燭異時耳目
之蒙蔽雜進愛憎之妖惑并進日久月深事翫情狃所以承
宗廟奉長樂者動有違慢馴致於殺其所當隆不隆其所當
殺不殺安保其必無乎此古來八繼之君所以多得罪於曩
教而今日之所宜戒者也二曰杜謔間以親兩宮孝慈之道
出於天性其倫至重其情最切宜無有不盡者而或至於孝道
有缺慈天亦虧恒人固未免而帝王之家此患尤多其故何
在昵侍左右便嬖給事者宦侍與婦人也此輩之性例多陰
邪狡獪挾奸懷詐喜亂樂禍情狀萬端一或傾耳而信聽則

自陷於不孝而陷親於不慈必矣又今日殿下之事親所謂
以義而隆恩以變而處常實小人女子之所伺隙而造釁者
也况宮闈之間宿奸老蠱猶未盡祛不但如羸豕之躑躅焉
伏願殿下監大易家人之義法小學明倫之訓嚴於自治而
謹於正家篤於事親而盡於子職使左右近習之人洞然皆
知兩宮至情而謔間無以得行於其間則自然無陰邪間亂之
患而孝道無闕又推此心以致孝敬於恭懿殿道隆緬仁
至義盡而三宮歡洽萬福畢臻矣三曰敦聖學以立治本四
曰明道術以正人心五曰推腹心以通耳目六曰誠修省以
承天愛上親札荅之又於經筵請廣贈趙光祖追罪南袞從
之又請講西銘劄進聖學十番命作屏銘帖以觀省○忠清
監司盧守慎上疏勸上立志為學以為出治之本且進所撰

夙興夜寐蓄箴註解荅曰予受學於師傳韓明胤以此授予
曰此暗室虛某所解予敬而授之今幸復見予當以此自警
焉○命儒臣柳希春撰儒先錄自鄭夢周始倡絕學金宏弼
鄭汝昌趙光祖李彥迪等相繼而出大有功於斯道特命賜
祭守塚贈官謚錄子孫又命撰次其言行名儒先錄仍命刊
行近思錄心經以何氏小學名物度數最為詳密便於初學
三綱行實可以扶植倫紀并命刊行○平安道節度使金秀
文襲胡於西海坪一本我地土地肥饒宜萊穀而絕遠不能
守胡人冒死來居驅而復還自江界八駟之路甚狹僅容一
足上有絕壁下有深川名虛空橋前節度使金德龍敗於此
朝廷歎洒其恥乃以秀文代之秀文宿將有威望銳意殲滅
潛師掩之江界府使張弼武遠其節度賊覺之壯者多遁去

遂燒其部落老弱婦女皆死○右議政閔箕卒

字景說謚文景

五歲

學千字至晉楚字問未有晉國楚國之前字義云何聞者竒
之已卯禍後人莫肯學問箕携四書往棲山房常曰古人讀
書必熟讀深思今則先儒訓釋昭然有何自得於心上之功
乎遂手書四書大文究尋領會以驗其所見與先儒合與不
合明宗疾甚箕以宗社大計為憂袖大學衍義定國本篇呈
領相李浚慶浚慶同八奏上前玉色不悅箕袖出行義以進
曰大臣謀國豈顧身計若觀此書聖上必自知之矣明廟色
始康賜豹皮經筵之行義進講始此宣廟登極首八相李棠
谷曰箕雖為時論所許而貪財好色既登相位似若扶植善
類而內實瞻前顧後不知者皆以賢相補之許曄謁浚慶浚
慶曰今人皆以道學推趙光祖而朴英鄭鵬世無識者何歟

巳巳

暉曰不特朴鄭閔箕學行俱備人無知者後慶曰子欲比閔
 箕於朴鄭乎暉曰閔公居卿相故人不推仰若以彼學行居
 于清涼智異山則一代尊敬豈如此而已乎後慶不以為然
 又曰箕少有儒名立朝浮沉取容但以好善見重於世
 二年正月以白 為大司憲三辭手札答曰卿忠誠可以
 貫日月節義可以凌冰霜宜速赴命 乃拜命○判府事
 李滉請於文昭殿正昭穆之位不從初仁宗當祔文昭而李
 芑等以為未踰年之君權奉於延恩殿德宗未即位故國人
 悲憤至是輿議欲曰明廟禫後與仁廟同祔李後慶以為仁
 廟既祀延恩不必祔文昭於是三司交章至此後慶於乙巳
 權奸浚慶自服其過更請祔文昭而舊制太祖南向二昭二
 穆東西相嚮殿宇東西長而南北短無餘地可容一位滉以

為古者祫享之位太祖東向昭穆南北向我朝宗廟無祫享
 之儀只於原廟有此儀而位次非古若位次因此會正太祖
 東向之位昭穆南北相對則無所開殿宇之弊有因俗反古
 之義作焉為說以進之大臣以原廟不可施古禮且此位之
 說已過百四十年今若變遷則祖宗之靈亦必駭異議雖不
 行然殿內終始狹窄不容床卓戶叅柳景漂立議更鑄祭器
 使之適中上親視饗見卓上器四皆變為陋小大怒悉命打
 破李珥聞之歎曰如欲有為則當有變革今百四十年已設
 之位尚不可遷則况四千年已行之法乎窮則變二則通今
 者窮而不變吾不知矣李文純自度不能廢原廟故欲於原
 廟中行古禮是亦處變得正也大臣非有定見只欲苟循流
 俗以沮儒者議而已宜乎賢者不能立朝○盧守慎居喪病

巳巳

暉曰不特朴鄭閔箕學行俱備人無知者浚慶曰子欲比閔箕於朴鄭乎暉曰閔公居卿相故人不推仰若以彼學行居于清涼智異山則一代尊敬豈如此而已乎浚慶不以為然又曰箕少有高名立朝浮沉取容但以好善見重於世二年正月以仁傑為大司憲三辭手札答曰卿忠誠可以貫日月節義可以凌冰霜宜速赴仁傑乃拜命○判府事李滉請於文昭殿正昭穆之位不從初仁宗當祔文昭而李芑等以為未踰年之君權奉於延恩殿德宗未即位故別祀於延恩殿國人悲憤至是輿議欲曰明廟禫後與仁廟同祔李浚慶以為仁廟既祀延恩不必祔文昭於是三司交章至此浚慶於乙巳權奸浚慶自服其過更請祔文昭而舊制太祖南向二昭二穆東西相嚮殿宇東西長而南北短無餘地可容一位滉以

為古者祫享之位太祖東向昭穆南北向我朝宗廟無祫享之儀只於原廟有此儀而位次非古若位次因此會正太祖東向之位昭穆南北相對則無所開殿宇之弊有因俗反古之義作焉為說以進之大臣以原廟不可施古禮且此位之說已過百四十年今若變遷則祖宗之靈亦必駭異議雖不行然殿內終始狹窄不容床卓戶叅柳景漂立議更鑄祭器使之適中上親視饗見桌上器皿皆變為陋小大怒悉命打破李珥聞之歎曰如欲有為則當有變革今百四十年已設之位尚不可遷則况四千年已行之法乎窮則變二則通今者窮而不變吾不知矣李文純自度不能廢原廟故欲於原廟中行古禮是亦處變得正也大臣非有定見只欲苟循流俗以沮儒者議而已宜乎賢者不能立朝○盧守慎居喪病

劇遣醫者病守慎上疏哀謝陳戒六條○七月李珣進東湖
問答數萬言先論古今君臣國家治亂以及當今經濟之策
上深留意省察焉○八月明宗禫後將依例進賀李珣以為
哭泣之餘旋即進賀是歌哭同時也上劄請停賀為慰從之
宋神宗喪百官以冬至表賀伊川請改賀為慰及除喪
又將改宴伊川請罷珣之請停賀是伊川之本意也○十
二月追尊德興君為大院君夫人鄭氏封河東府夫人四代
之後奉祀之人世襲都正四時祭有司供牲量及田土賦獲
以具祭需廟主百世不遷上初欲以一品爵世襲朝廷皆以
為宗室之祿例限四代舊規不可廢也李珣曰專心正統固
理之正崇奉私親亦情之至也名分一節之外極其隆重無
所不可朝臣不揆情禮惟舊規是守夫舊規雖不可變事理
萬變亦安能膠守乎今上旁支八繼大統此亦舊規于大院

君誕育聖躬四代之後嗣孫絕祿其與祀漢王世祀之禮異
矣○仁順喪畢將議幸私廟祭之玉堂劄論之白 以為
繼統之意雖嚴私恩不可盡絕今遣祭官以伸至情無不可
者言者以為非駁遞

庚午

三年正月以李鐸為吏曹判書鐸既代朴淳時望雖不及淳
而愛士有局量居銓務張公道政事比淳為優矣嘗謂初入
仕者若非上舍生例試蔭材乃使即僚薦知名之士啓請被
即薦者雖不試材亦得補官於是仕路稍清庶官得人鐸與
正郎具鳳齡被謗不挽及在相位獻議臺諫叅用未出身人
一以復祖宗之舊一以恢用人之路○館學上疏請以金宏
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彥迪從祀文廟答以重大之事不可輕
舉○兵曹叅判白 上疏請昭雪乙巳己卯之寃以趙光

劇遣醫者病守慎上疏哀謝陳戒六條○七月李珣進東湖
問答數萬言先論古今君臣國家治亂以及當今經濟之策
上深留意省察焉○八月明宗禫後將依例進賀李珣以為
哭泣之餘旋即進賀是歌哭同時也上劄請停賀為慰從之
宋神宗喪百官以冬至表賀伊川請改賀為慰及除喪
又將改宴伊川請罷珣之請停賀是伊川之本意也○十
二月追尊德興君為大院君夫人鄭氏封河東府夫人四代
之後奉祀之人世襲都正四時祭有司供牲量及田土賦獲
以具祭需廟主百世不遷上初欲以一品爵世襲朝廷皆以
為宗室之祿例限四代舊規不可廢也李珣曰專心正統固
理之正崇奉私親亦情之至也名分一節之外極其隆重無
所不可朝臣不揆情禮惟舊規是守夫舊規雖不可變事理
萬變亦安能膠守乎今上旁支八繼大統此亦舊規于大院

君誕育聖躬四代之後嗣孫絕祿其與祀濮王 祀之禮異
矣○仁順喪畢將議幸私廟祭之玉堂劄論之曰仁傑以為
繼統之意雖嚴私恩不可盡絕今遣祭官以伸至情無不可
者言者以為非駁速

庚午

三年正月以李鐸為吏曹判書鐸既代朴淳時望雖不及淳
而愛士有局量居銓務張公道政事比淳為優矣嘗謂初入
仕者若非上舍生例試蔭材乃使即僚薦知名之士啓請被
即薦者雖不試材亦得補官於是仕路稍清庶官得人鐸與
正即具鳳齡被謗不撓及在相位獻議臺諫叅用未出身人
一以復祖宗之舊一以恢用人之路○館學上疏請以金宏
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彥迪從祀文廟答以重大之事不可輕
舉○兵曹叅判 仁傑上疏請昭雪乙巳己卯之寃以趙光

祖從祀文廟命大臣議啓李浚慶以為乙巳之獄實多可疑
之端不可輕議己卯之獄最為冤枉誠可於悒從祀事雖指
趙光祖而東方之學實自金宏弼啓之兩人從祀誠無可愧
時旱甚咸謂冤枉所致於是政府三司同發李珥以為大臣
不敢舉乙巳三司不敢舉削勳為非率館僚上劄極諫乙巳
事實偽勳當削請悉復官爵因削偽勳告于廟社與一國更
始政府三司乃發仲寬削勳之請六月丁巳己酉罪人仲寬
李芑鄭彥愨鄭順朋林百齡次第退削○十二月判中樞府
事李滉卒滉字景浩生於弘治辛酉天資粹美材識穎悟幼
而喪考自力為學己卯之後士習渝薄而以禮自律不恤譏
笑雅意恬靜雖為親赴舉而通顯非所樂也遭值乙巳力求
外補兄灑寃死決意退藏專精性理之學得朱子全書讀而

喜之一遵其訓真知實踐諸家衆說之同異得失皆旁通曲
暢而折衷於朱子義理精微洞見大原道成德立愈執謙虛
從游講學者四方而至風為之丕變家居禮安之退溪晚年
等室陶山有山水之勝改號陶叟明廟以招賢不至歎為題
命近臣賦之命礪城君宋寅使畫陶山又書其陶山記及詩
篇作屏籀以進常置於寢殿中明廟賓天宣祖即位以禮判
引疾南還人皆疑其去就滉曰昔考亭以煥章閣待制不待
孝宗發引而行義所當去不得不爾也以判中樞入京都民
加額曰退溪至矣上亦不名呼以判府事既歸乞致仕不許
寢疾戒子窩毋用禮葬勿建碑只題小石曰退溪晚隱真城
李公之墓正席而絕年七十安貧約味淡泊利勢紛華視之
如浮雲平居不務矜持若無甚異於人而於進退辭受之節

不敢分毫踉過嘗曰我之去就前後似異前則有召輒出後則雖屢被召命不敢進蓋位卑則責輕猶可一出官高則責重豈可不顧分義而冒進乎患中國道學失傳陽明白沙之說又出而亂真為跋白沙詩教陽明傳習錄以見其意又成朱子書節要著啓蒙傳疑理學通錄詩與文棄少時所習專學朱子書法亦甚道勁贈領議政謚文純配享宣祖廟庭從祀文廟訓子孫必先以孝經小學略通文義然後及四書循循有序子孫有過未嘗峻責警誨諄復俾自感悟雖待婢僕未嘗恠怒嗔罵閨門內外怡愉肅穆無所作為而萬事理焉待門弟子如朋友雖少未嘗爾汝送迎必下階周旋揖遜坐定必問父兄安否講論到疑難處不主己見博採衆論雖鄙儒之言虛心理會反復參訂終到於正而論卞之際氣和辭

暢理明義正雖群言競起而不為忝錯說話必待彼言之定然後徐以一言條析然亦不必其為是第曰已見如此以為如何嚴於辭受苟非其義一介不以取予雖非不義之物必辭多受少嘗有獻山梁二首留一而還一若州縣官以交際之禮來饋亦不苟辭陶山有魚梁官禁私梁每當歲月必居溪舍未嘗一到此蓋避是嫌也南冥聞之笑曰我自不為雖有官梁何嫌何避滉曰在南冥則當如彼在我則當如此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不亦宜乎吏治一以簡精不擾賦於民雖甚輕約若民所當為者則亦無所增減不為違道干譽之事待吏民一以誠信不逆其欺詐也嘗治丹陽政令無及補及其去也吏欲修理衙舍見房牖塗紙明潔如新絕無滄唾點抹吏民大服對客飯淡未嘗有匙箸聲每食不過

穀三器嘗侍食陶山盤中只有
茹葉菁根海蘆無餘物設食必稱家有無雖貴客至
亦不盛饌卑幼亦不忽必預教家人供待未嘗待客言之朴
思菴曰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先生以穎澈之資超然獨得
於遺篇絕簡之中其學主朱子書莊誦精研一意下學寧淺
無深寧卑無高平實的當循口有序所謂自致知至於知止
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者此先生之所
期而日勉乎長進也及操存益固識見愈高察倫明物渙然
心釋而清明洞澈表裡無雜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後學請益
窮日不倦而立志為先謹獨為重教誨諄口平易明白愛君
憂國出於至誠雖退處田野心未嘗不在朝廷常以輔養君
德鎮定士林為先務中廟末有大機闕始決休退之意自是
未嘗久淹於朝而出處進退之義尤切於晚節初公深自韜

晦雖專精學問而不發於言語文字至於朋友亦未知為道
學之儒及其年益高德邵克養既久精華自炳其實自有不
可掩者然後學者泠然尊師之其闡明正學開導後生使孔
孟程朱之道燠然復明於吾東方惟先生一人而已趙月川
曰先生癯然若不勝衣而進道之意堅如金玉儵然若出塵
表而操存之工著於日用學已成矣而汲口乎如未及德已
修矣而謙口然若無得古人所謂資稟既異克養有道者將
非先生之謂歟李栗谷曰退溪為世儒宗靜菴之後無與為
比才調器局雖不及靜菴至於深究義理以盡精微則又非
靜菴所及矣

未辛

四年領議政李浚慶以疾免以李鐸為右議政鐸聞命杜門
自訟曰如我者亦至台弔國家事何如懇辭不獲乃就職學

術醇享有器度且有好善之量故時望歸之但無矯_二風節
臨難不能無屈撓謹飭無他而已 康陵丁字閣火上與百
官素服五日

申壬

五年穆宗皇帝崩神宗卽位○處士曹植卒植_{字楫仲南真八九}
歲病甚母夫人憂之植曰天之生人豈徒然哉今我幸而生
得為男天必有所與責我做得天意果在是吾豈憂天歿乎
聞者竒之少豪勇不羈以功名文章自期好讀左柳為文竒
峭二十五得許魯齋言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出則
有為處則有守喟然歎曰古人為己之學蓋如此刻意奮勵
勇往直前嘗危坐一室以淨盥盥清水兩手奉之終夜常佩
寶刀銘曰內明者敬外斷者義閑居既久澄汰欲念有壁立
氣像永謝京居_二于金海舊庄自號南真名其亭曰山海舍

曰雷龍八頭流山架八九椽扁曰山天齋連以遺逸召不就
明廟特拜丹城縣監又不就上疏曰國事已非邦本已_二天
意已去人心已離慈聖塞淵不過深宮之一寡婦殿下幼冲
只是先王之一孤嗣天灾之百千人心之億萬何以當之何
以收之上怒其不遜欲罪之首相沈連源引歐陽修一婦人
之語以諫得免丙寅以尚瑞判官赴召上問治亂之道對以
君臣之際貴在誠意相學問三顧草廬事對曰以諸葛亮之
料事一顧不起者非偶然也然亮與先主共_二奮興復近二十
年終不能成功亮之出未可知也_二何辭歸後上封事開陳
君德以明善誠身為要又亟言胥吏奸欺狀曰堂_二千乘之
國籍祖宗二百之業公卿大夫濟_二後先相率而歸政於僮
隸我國必_二於胥吏之手又曰臣之殿下無一君臣之分何

所感於君恩而咨歎淅漢自不能已也食土之毛為屢世舊
民可無一言於宣召之下乎臨終謂門徒曰後人以我為處
士則可矣若目以儒者則非其宗也門人請益曰敬義二字
如日月不可廢一嘗曰學者無多著睡思索工夫於夜尤專
常自佩金鈴雜惺二子時振以喚醒危坐一室有睡思則按
鈕不寐又曰行己之初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汚丈夫動止
重如山嶽壁立萬仞時至而伸做出許多事業比如千鈞之
弩一發能碎萬重堅壁固不為鼯鼠發也大書敬義二字於
窓壁間曰吾家有此兩箇字比如天之有日月洞萬古而不
易讀書記其要語名曰學記卒年七十二命賜祭賻粟贈大
司諫謚文貞李退溪曰南冥吾與神交久矣南州高士獨數
此一人但念高尚之士例多好奇自用好奇則不遵常軌自

用則不聽人言李栗谷曰南冥遯世獨立志行浚潔真一代
逸民也第見其所論著於學問無宗見得所上䟽章亦非經
濟之策雖使行乎世未可必其能成其道也門人推重至謂
道學君子則誠過矣雖然近代處士終始完節壁立千仞如
南冥者無幾星官南師古言今歲處士星無光不久南冥歿
南冥可謂應時非常之士矣○南師古辨格家闕東善風水
天文卜筮相法俱得不傳之訣言發必中明廟末年来遊京
洛與權判書克體相厚嘗言曰不久朝廷當分黨又不久當
有倭變若起於辰年則可救起於巳年則不可救云又嘗謂
人曰社稷洞有王氣當有太平之主出於其坊與金潤身過
東郊外指恭陵近地曰明年東封泰山朝廷自己亥年間始
携貳迄今將五十年未已倭寇發於壬辰宣廟自社稷洞八

承大統泰山者恭陵之謂也文定薨於其明年葬于恭陵○
吏曹正郎吳健棄官歸鄉健字子強少好學從曹植遊薦為史
官不就試曰我何若自八千古是非叢中予既作銓即務恢
公道為人諄察果敢遇事直前無所回撓人多怨者盧植與
健好呵之曰汝從草莽拔跡致身清要於汝過分當韜晦小
心何故妄執所見自取怨怒乎健猶不改衆怒益甚度不能
有為乃棄官歸少讀書終日靜坐心與眼口都在冊子上有
時客至問以某事德溪讀書不輟略不與之究竟嘗入淨水
寺讀書前後十餘年閉門危坐晝不動膝夜不瞋目或低聲
讀誦或淨默對案未嘗與寺僧交言或問德溪曰危坐連日
不動何以能耐久至此荅曰習之則自不苦耳嘗謂門弟子
曰吾受大學論語於先親而惟習其句讀而已既數年父兄

已歿遂刻意讀書而門戶窮寒無以遠遊求師乃搜家間書
冊得古破中庸一部大小註皆有口吐者惟兀然端坐并小
註讀過數百篇音訓已熟始復思索字義字義已曉又復思
索句義又從而推之於章義推之於篇義積以歲月且誦且
思專心致精涵濡泠泠然後向之晦者開疑者明自至於呈
露昭釋豁然洞快然後移之大學孟子論語等書常自念吾
之用力雖勤而謏聞偏見恐不免差謬每欲求質於有道君
子聞咸陽梁熹有時望隨與同榻質問疑義梁君所得只誦
得文字而已盧玉溪植求與相見遂至傾倒論難凡吾所疑
玉溪皆未知却釋玉溪所疑則或余所已曉解者遂遊京國
出入太學遍聽多士及名大夫論難其於經學率從口耳說
話不肯入思索所謂極其所至者亦不過玉溪然後知吾向

日研索之功果不至於盡為虛偽也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經學不貴承師要在自己精思熟讀兩盡其功而已爾等專事口耳略不思索縱閱千餘篇自以為已無所疑殊不知讀之愈久愈有疑義愈疑而讀思然後庶幾至於無所疑矣此吾平生所已驗者爾等無忽焉清白德行素著於世其子正言長嘗守一邑改造鞍馬有老蒼頭竊歎曰進賜不及先令監遠矣方為直提學時猶乘秀才獎鞍而無意於修改也正言聞之慚即屏去新鞍云○領議政李浚慶卒浚慶字原人少負重名大為鄭光弼金安國所器重而李滉亦言於上曰浚慶柱石之臣仁宗朝言於朝曰宜早封太弟以定人心乙巳後人服其先見諸宰會議尹元老之罪公曰安有國母在

吉 辨 東 皋 賜 几 杖 謚 忠 正 配 宣 廟 庭

廣陽君世佐孫幼抱王哀之痛學於母夫

上而無端殺其弟乎况撲殺乎議遂阻判吏曹時大院君

從 拜

夫 妹以除拜來懇公只言王子不可殺士大夫而無他答大院

起而去疾革却醫屏婦人遷正寢東首而逝宴七夕也嘗製深衣幅巾至是襲之當明宣之際以首相迎宣廟宅恤國人倚重詔使壓境禮并吉函而恭酌力辨兩得其宜詔使許國亟稱之遺疏言破明黨之私曰今世之人或有身無過譽事無違則而一言不合任情直行則排斥不容不事行檢不務讀書而高談大言結為朋比則以為高致遂成虛偽之風此乃殿下公聽並視務去此弊之時也不然終必為國家難救之患也上召大臣示之曰朝臣孰為明黨大臣和解而語甚模糊三司得上劄論之至欲追奪李栗谷曰浚慶磊砢不羣儀貌雄偉

聲 音 如 洪 鐘 眼 光 如 紫 電

立 朝 清 嚴 與 元 潤 慶 同 有 時 望 但 潤

慶外和而內立後慶外殺而內怯乙巳徑中悅之死乙卯倭
寇之亂始知芽劣於兄矣方權奸用事不敢崖異而心護士
類故時望不衰今上初士林願望有為而無經濟之才性又
高亢不能下士以膠守舊轍導上因循架漏無相業可觀士
林短之奇大外尤發侵語後慶間而御之遂與士流不協疾
病上明黨劄上驚動大臣和鮮得無事由是士林指為醜正
之人不能全其名望謹按後慶以四朝老臣清以律身毅以
治事屏黜權奸翊戴聖君孰不曰賢相乎惟其矯亢不能下
士積成釁隙卒之誤君上以喪邦之言遂失命名惜哉兄潤
慶字重吉七歲家覆兄弟配遠方靖國赦還母申夫人親授
孝經大學入奉教訓專意讀書登第收星州有雲回李使君
之謠尹完山防倭靈巖卒金孤破按選閱甲卒○以朴淳為

右議政淳持身清約門庭冷淡如無位者○十一月前大司

諫奇大外卒于旅舍大外字明彦諡文憲高峯 遵從子丁友生博覽

強記氣槩豪爽談論能服一座人為諫長力爭仁廟徑遞之
議又論恭懿殿服制與退溪辨四端七情之同異屢于言論
議發越學者是之上問當今學問李滉對曰奇大外博洽超
詣鮮見其比斯可謂通儒矣李樞取士流推為領袖以經綸
自重而有好勝之病持論亦務循常而不喜矯革識者不取
曹植見之曰此人得志必誤國事大外亦以植為非儒者兩
不相許矣庚午論劄為勲時大外獨曰乙巳之勲非偽於是
邪黨倚為口實大外既與流俗不合又為識者所不取自上
亦待以尋常爵之不得志棄官而歸一時名勝出畿江上客
問士大夫立朝有可以終身行之乎答曰哉勢死三字足以

盡矣蓋謂先審其幾知時識勢守死善道也中路得瘡痍病
卒于古阜村舍工遣醫衛藥肥收未及日諫院落官庇喪葬
葬于羅州烏山里無所師承而能自奮發博古通今諳練典
故徑帷論思有足以感動天聽平日對策言語史官錄為二
卷名曰論思錄李粟谷曰士有幸不幸或有遇而不幸不遇
而幸者柳子厚歟死荒裔而文學辭章炳然博洽是不遇之
幸也王介甫當國施設而聲小附會卒積其國是遇之不幸
也奇大行以英才博學氣蓋一世而自信太過不幸諍友若
使得志而行其兩學則未知其遇為幸耶為不幸耶○大司
憲朴應男卒應男字秉中号退
卷又南選教諸子一以禮義每朔必聚
于一室通讀小學近思錄西山行義朱書節要因下問其義
理以究其精微或使各言其志旁及經史古人出處言行靡

不精熟李粟谷曰應男懇直敢言外若不曉是非內實有權
衡屢主風憲駁擊無顧忌人多惡者芽以好善故士類推許
且以中殿叔父上眷隆重士林特賴及卒士類惜之

西祭

六年神宗萬曆元年以李珣為直提學珣同上曰王音殊不通利不
知何故聞殿下不來聞戒色之言無則加勉不宜厭聞上曰
予之語者自是然矣何疑之有仍問爾何退而不來爾才予
所知也從今勿為過謙不更退可也珣曰聖賢英明真可有
為而即位之初大臣補導失宜每引以近規排抑儒者之論
故至今不能善治耳又曰紀綱不可以法令刑罰強立之也
朝廷善惡得其公正私情不行然後紀綱立矣為治須
以唐虞為期而事功須以漸進也又請以未出身人通臺諫
之路從之○吏曹薦卓行之士趙穆李之萬鄭仁弘崔永慶

皆拜六品職永慶從曹植從游清介絕世非其義一毫不取
親歿頌家為石槨葬家在城中不事交遊里中皆稱國執之
士而已安敏學見而異之言於成渾之往叩門良久赤脚小
婢出應入門芳尊滿庭俄而永慶出布衣草履寒色蕭然而
其容嚴重有不可犯者坐而語無一點塵態渾甚悅既歸語
於白 曰吾見其人遂忽覺清風滿袖 異之自是名
播士林間○館學儒生上疏請五賢從祀文廟李采谷曰我
國諸儒非無可從祀者鄭文忠一人外薛聰崔致遠安裕則
無與跡道如欲裁之以義可祀於他而不可配於文廟也
第以諸儒返請五賢則其間豈無優者乎全文敬鄭文獻則
言論風旨微而不顯李文元則出處頗有可擬惟趙文正倡
明道學啓牖後人李文純沈潛義理模範一時斯二人表出

從祀則夫誰曰不可哉

或甲

七年承旨李珣上萬言疏答曰可見克舜君民之志有臣如
此何憂不治謹當書神命謄疏以進李浚慶嘗言於上曰承
旨許面對非近規恐壞體統珣曰只在兩言如何耳何妨體
統承旨亦徑筵官請對言事亦其職也浚慶又語及乙巳事
曰衛社之時善士或有冤死者珣曰大臣之言何可模糊衛
社是偽勲也其得罪者善士也今當新化當削偽勲以定國
是不可緩也先是白 每見浚慶稱李珣才且賢可薦用
及珣於徑席屢折浚慶浚慶不悅謂 曰甫之李珣何其
言輕乎盧守慎謂人曰珣多言上所厭聞我欲止之而未能
也珣聞而笑曰我退則無言既不能自言又欲止他人之言
平日讀書何所見而如此乎○曰館學疏還下內入黃蠟時

皆拜六品職永慶從曹植從游清介絕世非其義一毫不取
親歿頌家為石槨葬家在城中不事交遊里中皆稱固執之
士而已安敏學見而異之言於成渾之往叩門良久赤脚小
婢出應入門芳草滿庭俄而永慶出布衣草履寒色蕭然而
其容嚴重有不可犯者坐而語無一點塵態渾甚悅既歸語
於一傑曰吾見其人還忽覺清風滿一傑異之自是名
播士林間○館學儒生上疏請五賢從祀文廟李栗谷曰我
國諸儒非無可從祀者鄭文忠一人外薛稷崔致遠安裕則
無與跡道如欲裁之以義可祀於他而而不可配於文廟也
茅以諸儒反請五賢則其間豈無優者乎金文敬鄭文獻則
言論風旨微而不顯李文元則出處頗有可矧惟趙文正倡
明道學廢黜後人李文純沈潛義理模範一時斯二人表出

從祀則夫誰曰不可哉

或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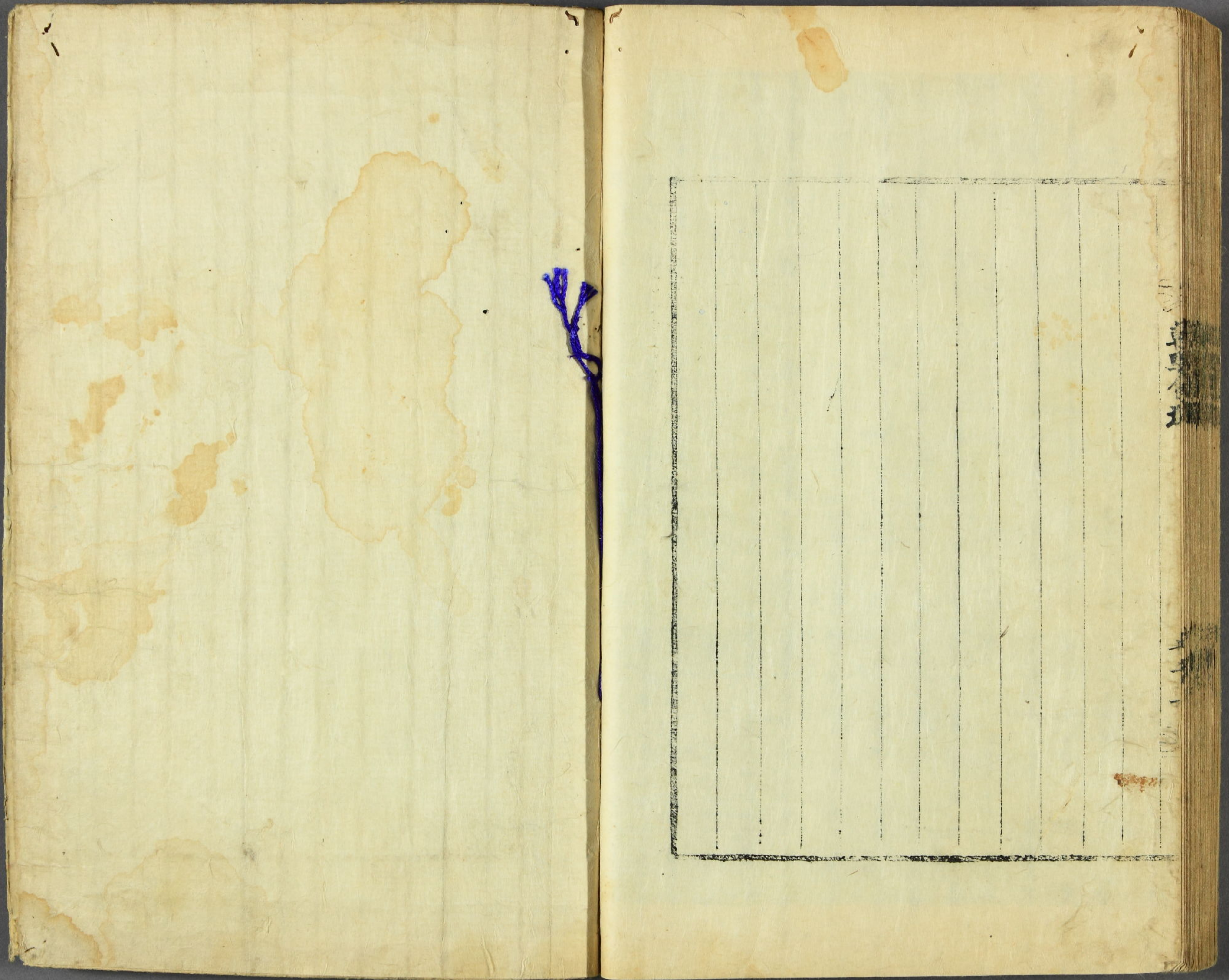
七年承旨李珣上萬言疏答曰可見堯舜君民之志有臣如
此何憂不治謹當書神命騰疏以進李浚慶嘗言於上曰承
旨珣面對非近規恐壞體統珣曰只在所言如何珣何妨體
統承旨亦從筵官請對言事亦其職也浚慶又語及乙巳事
曰衛社之時善士或有冤死者珣曰大臣之言何可模糊衛
社是為勲也其得罪者善士也今當新化當削偽勲以定國
是不可緩也先是一傑每見浚慶稱李珣才且賢可薦用
及珣於筵席屢折浚慶浚慶不悅一傑曰甫之李珣何其
言輕乎盧守慎謂人曰珣多言上所厭聞我欲止之而未能
也珣聞而笑曰我退則無言既不能自言又欲止他人之言
平日讀書何所見而如此乎○因館學疏還下內入黃蠟時

命義盈庫納黃蠟五百斤或云將用于佛事兩司爭之不聽
儒疏論其不正優批荅之還于該司○質正官趙憲上疏陳
中朝制度八事憲朝宗時觀中國文物制度之盛慨然有東
周之志其功於施為者八事條列以陳而首論聖廟之制曰
臣竊見嘉靖中改題文宣王之鄉為至聖先師孔子之位顏
子以下俱改去爵名廟額不曰大成殿而曰先聖廟臣謹按
漢平帝時王莽稱為廢成宣尼公唐玄宗又謚為宣王而顏
子以下秩補公侯伯於夫子而謂君之臣之道一功悖亂
而佯尊聖人以欺天下曾謂責家臣之詐而揚大夫贊者其
肯安乎斯名乎况自稱皇帝而以其所以封其臣子者強加
之尤非所以尊聖人故曰大學士張孚敬之言一正千載之
誤我朝猶襲前陋恐當議改者也又按東西廡之列林放蘧

瑗公伯寮祭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何休賈逵馬融鄭眾盧
植鄭玄服虔范甯王肅王弼杜預吳澄等不在其中等蒼王
通歐陽脩胡瑗楊時陸九淵薛瑄等皆與其列蓋從祀之典
所以報聖門之有功示來學之趣向也祭冉顏何未有兩考
林放蘧瑗不足於堂之列而鄭眾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亦非
純儒故黜于從祀而放之好禮瑗之寡過則可為人師鄭眾
諸人翼往之功不可不記故各祀其鄉公伯寮身遊聖人之
門而常欲反害夫子之道荀况謂性為惡為思益為亂天下
戴聖身陷穢污劉向喜談神仙賈逵博會讖緯馬融貪鄙附
勢為梁冀草詔以殺李固何休解春秋黜周王魯王弼宗古
老莊王肅右司馬昭慕魏社預為吏不廉為將不義吳澄出
處不正而學又陷禪是宜見擯於洙泗之列矣而時無真儒

擇之不精乃以張學教之言斷然改正一洗前代之謬而我
國尚列于從祀恐當議黜者也蒼始註禮書而大小戴之禮
賴以傳世王通學近於正而格言極有荀楊道不到處歐陽
將扶聖道開異端之功朱子補其為仁義之人胡瑗脩己治
人之學首洗隋唐趨利之習楊時倡道東南獨承程氏之緒
而下傳羅李以及朱子薛瑄雋乎絕學篤志力行迨其道立
德成進仕于朝則高風大節砥柱于奔流退而講學則隻句
微言日星乎中天所以私治中附以楊時嘉靖中益以歐陽
胡薛我朝而當講求而從之者也惟陸九淵之學不事講問
專務頓悟當時朱子固愛其說之為害而流傳益遠感人愈
甚舉世靡然昏悖禪學如王守仁敢為橫議詆訾朱子者尚
請其從祀則是必江西之人習熟見聞而筮仕者衆力主象

山如此之類恐不可效尤而苟從也又見聖廟西北有啓聖
廟啓聖公孔氏在北廡無繇孔鯉在東曾皙孟孫氏在西東
西廡又有程珦蔡元定朱松蓋學校所以明人倫也顏魯子
思在於廟中而顏路曾點伯魚杳然在下於常人亦有兩不
安况聖賢乎世宗皇帝始創別廟春秋釋奠同時行祀所謂
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也我國文廟之西有時閑敞若議立
廟春秋同祀則庶乎綸全理得而一國之為父子者定矣又
言金宏弼趙先祖李彥迪李滉從祀事



Handwritten text in a vertical column on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though i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ink bleed-through.

